

新式標點

子
心
用
我

集
卷
只
書
圖



895
劉
甲

5265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原序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祕寶也。觀其苞羅羣籍，盡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流，莫有可會。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紛綸蕪蕪，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弗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已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蕞，旁稽博攷，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隆盛，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



宋史藝文志有辛氏文心雕龍注書雖引不傳亦宜起不爲緣子庚得以此始也

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紛綸蕪蕪，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弗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已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蕞，旁稽博攷，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隆盛，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

文心雕龍序

一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兔之筌蹄，而又況於瑣瑣箋釋乎哉？時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此書校本，實出先生。其注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爲。先生時爲山東布政使，案牘紛繁，未暇徧閱。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長山聶松巖云。

此注不出先生手，舊人皆知之。然或以爲出盧紹弓，則未確。紹弓館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間。戊午歲方游京師，未至山東也。

序一

昔黃山谷嘗謂『論文則文心雕龍，論史則史通。』誠以彥和雕龍，爲衡文樞紐，而褒貶古文，尤稱獨到；至其摛錦抉華，猶餘事也。近自歐學東漸，青年學子，偶見典籍，往往瞠目；而中國固有之文化，因之漸就陵夷，識者以爲推究文學，須先明乎國故。劉氏此作，對於二千餘年之文學源流派別，原原本本，纖悉靡遺，文學史上，實佔重大地位。本局特重爲精印，並加新式標點符號，以爲整理國學之助，俾學者得開卷瞭然於文字之結構也。

文心雕龍序一



序二

益少耽文學，長事詞章，披閱典籍，苦上下無系，絲棼理亂，莫之能循，質諸師友，亦多迷茫難貫；及讀劉舍人文心雕龍，始知文章之蘊奧，譬猶盲者得杖，遵路坦然矣。嘗謂吾國學術，每乏統系，百家駁雜，難於探索；而於文學爲尤繁。派別既多，作者輩出，學子好新奇，務廣博，或叩其理，咸瞠目橋舌，靡所適從。劉氏擷二千餘年之典籍，條分縷析，評隲尙論；雖立言或有偏倚，要可謂爲吾國開創之文學史，其裨益後學者豈尠！益旣重爲校點，用誌數言，以眎來者！

乙丑夏月，陳益識。

文心雕龍序二



黃叔琳例言 六條

一此書與顏氏家訓，余均有節鈔本。顏書已刻在前，細思此書，難於裁節。上篇備列各體，一篇之中，遡發源釋，名目評論，前製後標，作法俱不可刪蕪者。下篇極論文術，一一鏤心鈹骨而出之，真不愧雕龍之稱，更未易去取也。今仍錄全文，中加圈點，則係節鈔之舊，讀者可一覽而得其要。

一諸本字句，互有異同，擇其義之長者用之，仍於本句下注明一作某，或元作某字。從某改，或元脫從某補。另刻元校姓氏一紙於卷首。

一隱秀一篇，脫落甚多，諸家所刻，俱非全文，從何義門校正本補入。

此篇出於
偽託義門
爲阮華山
所欺耳

一梅子庚音注流傳已久，而嫌其未備。後得王損仲本援據，更爲詳核，因重加攷訂，增注什之五六，尙有闕疑數處，以俟博雅者更詳之。

一升庵批點。但標辭藻。而略其論文之大旨。今於其論文大旨處，提要鉤元用。；；于其辭藻纖穠新雋處，或全句或連字，用、、；於其區別名目處，用△△；以志精擇。

一此書分上下二篇，其中又自析爲四十九篇。合序志一篇。篇共五十。今依元本分十卷，注釋例於每篇之末，偶有臆見，附於上方。其參攷注之得失，則顧子尊光，金子雨叔，張子實甫，陳子亦韓，姚子平山，王子廷之；張子今涪；及諸同學之力居多。

標點符號說明

標點符號，能免除讀者困難，且尤足以表示文法之結構。句讀段落，及詞句之種類，性質，能使一目瞭然。近自新文化潮流蔚起，國內熱心學子，有將書籍盡改用標點符號之提議。本局有鑒於此，特將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及書中註解，均詳為標點，以節讀者腦力，并以為補助文化之用。

本書所謂標點符號，含有兩種意義：一為點，二乃標。點即點斷，凡用以點斷文句，使人明悉句中各部分在文法上之位置，及交互之關係等，都屬於此，即所謂句讀符號也。如下例句號、點號、冒號、分號、四種是。標為標記字句之性質種類，如問號、引號、驚嘆號、私名號、書名號等等皆是。今特詳說於左。

- 一凡成文而意思已完足者謂之句。每句之末，概用句號。
- 一凡表示幾個小讀中之長讀及平行句，則用分號。
- 一凡總結上文或總下下文者，則用冒號。

一凡以之分開許多連用之同類詞；及同類兼詞；外動詞之止詞；介詞所管之司詞；極長之主詞；又副詞或副詞之兼詞，均用點號，以分之。

一表示疑問，則用問號？。

一凡表示感嘆，願望，及命令者，均用驚歎號！。

一表示引用之起結，直接者，則用雙引號『』；間接者，則用單引號「」。

一凡人名，學派名，宗教名，則用私名號——，即於名字之左旁加一直線。年號則加……，地名則加——，國名，朝代名，則加——以別之。

一凡書名及篇名，則用書名號……，在字之左旁。

一凡破折號——，以表示文字之急轉及夾注。刪節號……以表示刪去或未完。

南史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一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

·於是擲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總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總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文心雕龍元稜姓氏

楊 慎 字用修

朱謀偉 字鬱儀

王一言 字民法

謝兆申 字耳伯

徐 燾 字興公

柳應芳 字陳父

王嘉弼 字青蓮

張振豪 字儁度

許延祖 字無念

商家梅 字孟和

文心雕龍 原校姓氏

焦 竑 字弱侯

曹學佺 字能始

許天綬 字伯倫

孫汝澄 字無穢

沈天啓 字生子

俞安期 字羨長

王嘉丞 字性凝

葉 遵 字循甫

鍾 惺 字伯敬

欽叔陽 字愚公

文心雕龍 原校姓氏

龔方中 字仲和

鄭育驥 字閑孟

程嘉燧 字孟陽

徐應魯 字宗孔

孫良蔚 字文若

王嘉賓 字仲觀

梅慶生 字子庚

許延禪 字無射

陳陽和 字道育

李漢燿 字孔章

曾光魯 字古狂

來逢夏 字景禹

後學儒 字醇季

王惟儉 字損仲

文心雕龍目錄

卷一

原道

徵聖

宗經

正緯

辯騷

卷二

明詩

樂府

詮賦

頌讚

祝盟

卷三

銘箴

誄碑

哀弔

雜文

諧謔

卷四

史傳

諸子

論說

詔策

檄移

卷五

封禪

章表

奏啓

議對

書記

卷六

神思 體性 風骨 通變 定勢

卷七

情采 鎔裁 聲律 章句 麗辭

卷八

比興 夸飾 專類 練字 隱秀

卷九

指瑕 養氣 附會 總術 時序

卷十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3 1761 2375 4

MG
I206.2
39

據時序篇此書實成於齊代今題曰梁蓋後人所追題猶玉臺新詠成於梁而徐陵題陳今以耳自漢以來論及此罕能及此發端所以見文字之六朝文以其載道明其當然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一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昉 評

永康陳益標點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一）本實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二）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珠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

文心雕龍 卷一 原道

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末乃不遜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衆流。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爲宗，是彥和喫緊爲人處。此解文言不免附會，解易者未發此義。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之說，謂河圖卽八卦與此卦相合，知五

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運河圖乎八卦，洛書韜乎九疇，玉版金縷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馮本作爲一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元作謀，楊改。）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綽。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絲辭炳曜，符采復隱，精華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元作梅，朱改。）其微烈，副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一作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以敷，一作裁文，從御覽改。）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擬作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一作涯，從御覽改。）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者字從御覽改。）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十五點之
 僞圖彥和
 未見也洛
 書配九宮
 北齊盧辨
 注大戴禮
 已其是語
 則有是起
 於南北朝
 故彥和亦
 云然辨疑
 作繁說文
 緝采文疑
 也玉篇緝
 飾也
 說文訓割
 齊言切割
 而使之齊
 與詩義無
 涉古帖制
 字多識字
 制此識字
 疑爲制字
 之誤史記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傲。

註〔元黃〕易：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方圓〕大戴禮記：天道曰圓，地道

曰方。〔日月疊璧〕易坤靈圖：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庖犧畫其始〕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仲尼翼其終〕易通卦驗：孔子作上象、下象、上象、

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河圖〕易正義：伏羲氏有天

下龍馬負圖以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洛書〕周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易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玉版〕王子年拾遺記：帝堯在

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丹文綠牒〕宋書志序：握河括

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鳥迹〕許氏說文序：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蹄迹之迹，知

五帝本紀
依鬼神以
制義注曰
制有制義
是三字相
亂已久而
必用此即
訓也此說
載道之童
此等皆童
而習之之
典能讀文
心雕龍者
不患其不
知此數條
設不免於
河圖不應
以正義爲
根

文心雕龍 卷一 原道

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代繩見徵聖篇象夫註。三墳書久亡。元吳萊三墳辨。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乾坤，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異焉。元首載歌見章句篇。陳謨書有益稷篇。九序推歌書大禹謨篇文。彌綯王充論衡。德彌盛者文彌綯。文王憂患易傳。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係以象辭，易道復興。繇辭，音宙，杜預左傳注。繇，卜兆辭也。續文章緣起。繇夏后作鑄鼎繇，繇，卜辭也。副詩緝頌副，韻會。多官切。整飭貌。書。周公居東二年，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公。國語。周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斧藻揚子法言。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鑿鈞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鑄，唯冶者之所鑄。顏師古曰：『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鎔。』謂鑄器之模範也。千里應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席珍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風姓史記。伏羲氏以風爲姓。元聖班固典引。縣象闡而旻文乖，彝倫歎而舊章闕。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注。元聖，

非根極
此宜先注
三墳而以
書亡僞託
之說附於
後且書出
毛漸宋人
已言之不
得引元人
之說
此言緝頌
不言作頌
引國語非
是
此元聖當
指伏羲諸
聖若指孔
子於下句
爲復且孔
子亦非僻
典也
此篇却是
裝點門面
推到究極

孔子也。(秦王)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裏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一作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元作方，孫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元作忠，謝改）足而言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合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疑作幾）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褻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邪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緝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徵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

仍是宗經 此一段證 實徵聖然 無緊要 繁簡隱顯 皆本乎經 後來文家 偏有所尚 互相排擊 殆未尋其 源 八字精微 所謂文無 定格要歸 於是 通人之論 乃無死句 乃文如此 論文如神 乃為神解 而言此引 則不必存

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元脫，揚補。）政論文，必徵於聖；
 雅圭勸學，（四字元脫，揚補。）必宗於經。易稱辯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
 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
 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
 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莊子作從。）事華辭。雖欲營
 聖，（營字一作此言二字誤。）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
 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甯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
 在。

註〔文辭為功〕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多文舉禮〕左傳

：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注：舉，謂記

佞辭一句
 當引李善
 注曰言金
 玉貴之也
 詩傳非根
 柢
 彥和之時
 尚不以陰
 陽老少爲
 四象此真
 鄂書而燕
 矣
 此杜預春
 秋傳序不
 可謂之春
 秋序

錄之也。〔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篇文〔玉牒〕左思吳都賦：玉牒石記。注：玉牒石記，皆典策類也。〔金科〕揚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注：謂法令也。言金玉佞辭也。〔幾神〕易：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褻貶〕杜預春秋序：春秋以一字爲褻貶。〔喪服舉輕包重〕如舉總不祭，則重於總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舉小功不稅，則重於小功者其稅可知。皆語約而義賅也。〔邪詩〕詩傳：周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戒，謂之豳風。〔儒行〕禮記·儒行篇。哀公問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象夫〕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象離〕易：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離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項安世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四象〕易繫辭：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五例〕春秋序：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子政〕漢書：劉向，字子政。雅

圭。漢書：「匡衡，字稚圭。成帝即位，上疏勸經學。」顏闔。莊子：「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仲尼方且飭羽而畫，從事華辭，夫何足以上民。」

宗經第二

本經術以爲文亦非六代文士所喜用。經語不過割剝字句耳。此訓字如從本訓不可。當爲制也。生字疑聖字之誤。四語括盡兩經。然此句上疑脫數。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歷疎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一作啓）。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元作謀，改謨）。卓絕，牘字重酸，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夫字從御覽改）。入（一作人，從御覽改）。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元作高，孫改）。言中事隱，章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雖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話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深衷矣。禮（一作貴）。立體，（一本下有宏用二字）。據事副範，章條

此亦強爲
 分析似鍾
 磬之論詩
 動曰源出
 某某
 承學之徒
 輒輕言西
 漢而後無
 文章直至
 韓退之始
 起八代之
 衰耳亦思
 八代中固
 有具如許
 眼力能爲
 如許評論
 者乎
 此自善論
 其耳如以
 其文論之
 則不脫六
 代俳偶之
 習也此評
 不允

織曲，執而後顯，採掇生（疑作片）言，莫非實也。春秋辨理，（四句一十六字元脫，朱按御覽補。）一字見義，玉石六鶴，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遠矣。尙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元作曉。）前修文（一作運。）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一作旨。）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朱云當作移。）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羨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謬，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辭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遠，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宜先引左
傳於前

文心雕龍 卷一 宗經

10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與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註〔三極〕易：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孔穎達疏，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紛綵〕楚辭九辯：惟其紛綵而將落乎。注：紛綵，衆雜也。〔十翼〕見原道篇。〔七觀〕尚書大傳：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四始〕詩序注：關雎者，風之始；鹿鳴者，小雅之始；文王者，大雅之始；清廟者，頌之始。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五經〕禮記祭義：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經謂吉凶軍賓嘉。〔五例〕見徵聖篇。〔養正〕易：蒙以養正，聖功也。〔萬鈞〕西京賦：洪鍾萬

鈞・注，三十斤曰鈞。〔鈞鈔〕劉益子傳：鐵中鈔鈔，說文曰：「鈔鈔，金聲也。鐵之鈔鈔，言微有剛利也。」〔入神致用〕易：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易繫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韋編〕漢書：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故爲之傳。〔驪淵〕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爾雅〕爾雅序：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辭，辨同實而異號者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子夏歎書〕尙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譎喻〕詩序：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五石六鷁〕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曷爲先言殞而後言石？殞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雉門兩觀〕春秋：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雉

揚子不必
另注一條

此注云從
王本而所
從仍見梅
本

爾雅釋書
者不一

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婉章志晦〕見五例注。〔太山徧雨河潤千里〕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河海潤于千里，春秋考異：郵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揚子〕漢書：揚雄，字子雲。著法言。〔雕玉〕法言：玉不雕琢，璜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是篇梅本書實記言以下有，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云云無。然覽文以下十字，章條纖曲，下有執而後顯，探掇生辭，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云云。注四句十六字元脫。朱從御覽補。無觀辭立曉以下十二字，諒以遺矣。下有尙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云云。按爾雅本以釋詩，無關書之訓詁。且五經分論，不應獨舉書與春秋，贅以覽文云云。鬱儀所補，四句辭亦不類，宜從玉惟儉本。

癸巳三月，與武進劉青垣編修在四庫全書處，以永樂大典所載舊本校勘，正與梅本相同。知王本爲明人臆改。

正緯第四

此在後世爲不足辨論之事而在當日則爲特識康成千古通儒尙不免以緯注經無論文士適疑作適背馳

此倍摘疑作備摘

此駁分明

夫神道闡幽，天命徵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鑿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僂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元作哲，許改。）而鉤識蕪蕪。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絲，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適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牘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擬作掇。）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祀哀平，東序秘寶，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

至今引用
不廢爲此
故也

襄撰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疑作熾）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元作理，孫改）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功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撫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煇燿；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謠詭，糝其雕蔚。

註（緯候）後漢方術傳：緯候之部，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嚴粲）司馬相如封禪文：紛綸嚴蕤。注：言衆多也。（八十一篇）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三十篇云：九聖之所增演。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氏所作，合爲八十一篇。（綠圖）河圖：挺佐輔黃帝至於翠嬀之川，鱸魚折溜而至，闡堯朱文，以授黃帝，名曰綠圖。（丹書）尚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止於鄆，集

於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大戴禮：武王召尚父問曰：「黃帝顯頊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玉欲聞之則齋矣。」圖錄：後漢方術傳：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聘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又謝夷吾傳：綜校圖籙。東序書願命：河圖在東序。符命：揚雄傳：爰清靜作符命。翰林志董景真曰：「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歷代寶傳：書願命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歷代傳寶之。序災異：隋經籍志：漢末，郎中鄒萌集圖緯讖雜古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烏鳴似語：左傳：烏鳴於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蟲葉成字：漢書：昭帝時，上林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蓋帝將膺大位之徵。假孔氏：隋經籍志：說者曰：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起哀平：書洪範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起哀平。秘

〔班固〕典引：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光武〕東觀漢記：光武避正殿，讀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欬也。〔風化〕所靡。〔隋經籍志〕：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相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沛獻〕後漢書：沛獻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曹褒〕後漢書：曹褒受命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桓譚〕後漢書：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觀先王之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尹敏〕後漢書：帝令尹敏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張衡〕後漢書：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張衡上疏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謂之讖書。自漢取秦，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閎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荀悅〕後漢書：荀悅作申鑒俗嫌篇曰：『世

此亦申鑒
之文漏其
書名

詞賦之源
出於騷浮
濫觴於騷
辨字極爲
分明

稱緯書，仲尼所作。臣叔父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山濱』顏延之曲水詩序：曷緯昭應，山濱效靈。『鍾律』漢藝文志：有鍾律災應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白魚赤鳥』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黃金』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紫玉』雜書：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未許煨燔』荀悅辨緯書爲僞，或曰『燔之』。曰：『仲尼之泮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榮河』尚書：中候帝堯卽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溫洛』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

辨騷第五（離騷乃楚詞之一篇統名楚詞爲騷相沿之誤也）

自風雅淩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元作謗，許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淫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對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

不合。岷崙懸（一作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嘲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岷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殛（元作蔽，孫改。）日，木夫（元作天，謝改。）九首，土伯三目，（元作足，朱改。）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捐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元作憲，朱據宋本楚辭改。）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酌奇玩華而失墜真
實者李昌
谷之歌詩
也故曰少
加以理則
騷可奴僕
命

觀其骨硬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馮云招隱楚辭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爲是。）灑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邊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顯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言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元作絕益稱豪，朱攷宋本楚辭改。）

註離騷屈原列傳：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讒之，

班固一條
失注于逸
一此並失
注詞而
在楚自曉

王怒而疏屈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騷者，猶離憂也。軒翥班固典引：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注：軒翥，飛貌。楚人多才。左傳：惟楚有才，晉實用之。

〔淮南〕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武帝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蟬蛻〕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羿澆〕離騷：羿淫遊以佚川兮，又好射夫封狐。澆身被服強圍兮，縱欲而不忍。注：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信任寒泥，使爲國相。泥殺羿而取羿妻，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

〔二姚〕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注：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泥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內妻以二女。〔崑崙元圃〕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注：崑崙，山名。其巔曰縣圃。〔王逸〕後漢書：王逸，字叔師，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駟虬乘鸞〕離騷：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時乘六龍〕易乾象辭：〔崑崙流沙〕禹貢：崑崙析支渠搜。又曰：餘波入于流沙。離騷：忽吾行此流沙兮。〔陳堯舜〕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循而得路。〔稱湯武〕離騷：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譏桀紂〕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虬龍〕涉江駕青虬兮，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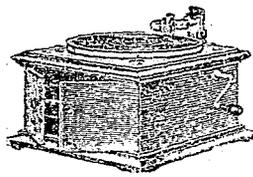
白螭·注：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可信任也。〔雲蜺〕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蜺而來御。注：飄風，無常之風。以與邪惡。雲蜺，惡氣。以喻佞人。〔掩涕〕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君門〕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注：闔闔扇閉，道路塞也。〔雲龍〕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注：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已德如雲雨，能潤施萬物也。〔豐隆求宓妃〕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鳩鳥媒娥女〕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注：有娥，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鳩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還詐告我言不好也。〔康回傾地〕天問：康回憑怒兮，何故以東南傾。注：康回共工名。怒觸不周山，地柱折故傾。〔夷羿彈日〕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注：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枯槁，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說文：彈，射也。〔木夫九首〕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注：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株也。

〔士伯三目〕招魂：士伯九約其首鬢鬢些，參日虎首其身若牛些。注：士伯，后土之侯伯也。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彭咸〕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則，法也。〔子胥〕橘頌：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招魂句。注：言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娛酒不廢沉湎日夜〕招魂句。注：言晝夜以酒相樂也。〔博徒〕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九章〕王逸曰：屈原放於江南之野，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九歌〕王逸曰：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屈原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以諷諫。〔九辯〕王逸曰：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遠遊〕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遂殺妙思，託配仙人與俱游戲。〔天問〕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潔憤懣，舒寫愁思。〔招魂〕王逸曰：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大招〕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又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徒，閔傷屈原，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卜居〕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屈世，何所宜行。〔漁父〕王逸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漁父避世，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九懷〕王逸曰：九懷者，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褒讀屈原之文，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遂列於篇。褒字子淵。〔枚賈馬揚〕漢藝文志：楚臣屈原離譏憂國。作賦以諷，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又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乞靈〕左傳：灑乞靈於臧氏。〔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假寵〕左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於諸侯。

文心雕龍卷一辨騷

二四



文心雕龍卷一終

嘉應虞生吳梅修校

新式
標點
文心雕龍卷二

梁 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評

永康陳益標點

明詩第六

此雖習見
之語其實
詩之本原
莫踰於斯
後人紛紛
高論皆是
枝葉工夫
○大舜九
句是發乎
情詩者七
禮義止乎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朱云：當作絃。）至堯有大唐（一作章）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

觀此則以蘇李爲僞不始於東坡矣

此與鍾嶸之說亦大同小異

類字是

直而不野括盡漢人佳處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

是建安

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一作徵。）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一作類。）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一作曲，從紀聞改。）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綉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相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

謝客爲之

齊梁以後

此風又變

惟以塗飾

相尚側監

相矜而詩

弊極焉

此論却局

於六朝習

徑未得本

源夫雅澗

清麗豐詩

之極則哉

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

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

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澗爲本；五言流調，則（

兩則字，從御覽增。）清麗居宗；華質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

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

，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

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

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圍，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合。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
耽。

註〔葛天氏樂詞玄鳥在曲〕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

載氏，」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

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雲門」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史：黃帝命大容作雲門大卷樂。「大唐之歌」尙書大傳：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勃然詔樂與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一作大章。漢禮樂志，堯作大章。「南風」家語：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九序」見虞書。「五子」見夏書。「順美」孝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四始」見宗經篇。「六義」毛詩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王澤殄竭」班固賦：王澤竭而詩不作。「觀志」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賓榮」左傳：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身文」左傳：言身之文也。「仙詩」史記：秦始皇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令樂人弦歌之。「韋孟」漢書：韋孟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柏梁」任昉文章緣起：七言詩，

漢武帝柏梁殿聯句。〔嚴〕嚴助傳。助會稽吳人，嚴夫子也。注：夫子，嚴忌也。藝文志：莊夫子賦二十四篇。注：名忌，吳人。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注：忽奇者，或言莊夫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嚴助賦三十五篇。〔馬〕司馬相如見前。〔成帝品錄〕漢藝文志。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五言〕鍾嶸詩品：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句矣。〔李陵〕詩品：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健仔〕詩品：漢健仔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行露〕誰謂雀無角云云，四句皆五言。〔暇豫〕國語：驪姬通於優施，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集於菀，已獨集於枯。』〔邪徑〕漢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枚叔〕古詩十九首

仙詩緩歌
今已無考
不得以素
女天老字
附會仙字

·文選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然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徐陵玉臺新咏：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首，是乘作。乘字叔。孤竹後漢書：傅毅字武仲。孤竹一篇，謂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也。張衡怨篇其辭曰：「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有芳，有黃有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云遙，我勞如何。」仙詩緩歌張衡同聲歌：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羲皇。建安後漢獻帝紀：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下所云文帝陳思王徐應劉，俱當時作詩者也。文帝陳思詩品：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陳思王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訓采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榮溢今古，卓爾不羣。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王徐應劉魏志：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劍槓，字公幹。魏文帝與吳質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

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其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正始〕魏志：齊王芳改元正始。〔詩雜仙心〕言其皆宗老莊。〔何晏〕典略：何晏，字平叔。鍾嶸曰：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嵇〕晉書：嵇康，字叔夜。鍾嶸曰：〔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志。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阮〕晉書：阮籍，字嗣宗。鍾嶸曰：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於歸趣難求。〔應璩百一〕魏志：應璩，字休璉。魏氏春秋：齊王芳卽位，曹爽輔政，多違法度。璩作百一詩以諷序云。時謂爽曰：「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故以百一名篇。〔張潘左陸〕詩評序：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按三張，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王注引張華誤。二陸，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兩潘，岳，字安仁，尼，字正叔。一左思，字太沖。〔元

風〕沈約宋書：存晉中興，元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彈於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適麗之詞，無間焉耳。〔嗤笑〕于寶晉紀：總論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袁〕晉書：袁宏，字彥伯。有逸才。鍾嶸曰：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適，而辭明緊健，去凡俗遠矣。〔孫〕晉書孫統，字承公。弟綽，字興公，並任誕不羈，而善屬文。舊注引孫楚，楚卒於惠帝初，不得爲江左也。〔景純〕臧榮緒晉書：郭璞，字景純。著遊仙詩十四篇。〔宋初〕宋書：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哲，垂範後昆。〔山水〕謂顏謝騰聲，如選詩遊覽諸作也。〔茂先〕晉書張華，字茂先。〔景陽〕詩品晉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采蕤情，韻韻鏗鏘，使人味之，矍矍不倦。〔子建〕仲宣詩品于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贏，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太沖公幹〕詩品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

璇璣圖至
唐始顯武
證不得執
以駁前人

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三六雜言〕文章緣起。三言詩，晉夏侯湛所作。六言詩漢谷永作。〔出自篇什〕藝文文章流別：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離合〕文章緣起：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圖識〕孔子作孝經及春秋河洛成，告備於天，有赤虹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刻文云：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合卯金刀爲劉，禾子爲季也。〔回文所興道原爲始〕道原未詳。舊注引賀道慶。然道慶四言，回文之前，已有璇璣圖詩，不可謂之始矣。唐武后璇璣圖序：前秦苻堅時，扶風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鎮襄陽，絕蘇氏音問。蘇氏因織錦爲迴文。五彩相宣，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又雜體詩序：晉傅咸有迴文反覆詩二首，反覆其文，以示憂心展轉也。是又在竇妻前。〔聯句〕見柏梁注。

樂府第七

務塞淫濫
四字爲一
篇之綱領
八字貫下
十餘行非
單品秦漢
桂華安世
房中歌之
一也尚未
至於過當
此論過當
赤雁等篇
亦不得目
之曰靡論
亦過高蓋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二元作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元作及，許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官（元作育，許改。）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胡風於盛衰，季札鑒徵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滂。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琴韶夏，而頗襲奏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遺，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

深惡塗飾，故矯枉過正。聲詩始判，聲詩自古。本判不始，於是而非。此乃折出，本旨其意。為當時宮，體競尙輕。豔發也，觀玉臺新詠，乃知彥和。識高一代，語語透宗。聲詩雖別，亦必無詩。淫而聲雅，者固知則。詩不待言矣。

，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觸成，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曠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苟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醫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誑，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俗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俞羨長云疑作軒）伎（疑作岐）鼓吹，漢世鑄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文心雕龍 卷二 樂府

此論以聲
斥當時亦
樂古詞此
樂府多不
可讀之根
後人不遂
乃增損遂
唐古題及
府立新題
者皆所謂
無詔伶人
唐伶人所
歌皆當時
之詩也此
評未確
致當作制
觀此知玉
臺之雜穆
必非孝穆
之本

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垆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註〔鈞天九奏〕史記：趙簡子疾，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頌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葛天八闋〕見明詩篇。〔咸英〕樂緯：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樂曰「六英」。〔塗山〕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上。女令妾待禹於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有娥〕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夏甲〕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賁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之子是必有殃。』后曰：『以爲余子，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椽斧斫斬其足。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殷整〕呂氏春秋：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爲王右。王振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周公乃侯之於西翟，殷整甲徙宅西河，猶

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師曠〕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季札〕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鄆。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淫濫〕樂記：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九德〕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朝夕習業，以教國子。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七始〕禮樂志：七始華始，肅信和聲。注：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王應麟玉海：黃鐘，林鐘，太簇，爲天地人之始。姑洗，蕤賓，南呂，應鐘。爲四時之始。〔八風〕易緯：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左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溺音〕樂記：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制氏〕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俱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叔孫〕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武德〕禮樂志：武德舞，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四時〕禮樂志：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始立樂府〕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按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於武帝也。〔延年〕漢書：佞幸傳，李延年善歌，爲新變聲。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女弟李夫人，產昌邑王繇是貴，爲協律都尉。〔桂華〕禮樂志：安世樂房中歌十七章。其七曰桂華。〔赤鴈〕禮樂志：郊祀歌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河間薦雅〕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汲黯〕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按伐大宛得千里馬，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

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詩效鹿鳴〕王褒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願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內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三祖〕鍾嶸詩品：魏武帝魏明帝詩，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邈不如丕，亦稱三祖。〔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云云，通篇寫征人之苦。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所謂或傷纜戍，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譙作孟津諸作，則又或述酣宴，志不出於淫蕩之證也。〔三調〕晉樂志：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又唐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傳玄〕晉樂志：秦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調云。〔張華〕晉樂志：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庭萬〕詩邶風簡兮篇：公庭萬舞。

公羊傳：萬者何？干預也。何休注：干，謂楮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杜夔〕晉樂志：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荀勗〕阮咸。晉樂志：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勗又作新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徵歸。〔好樂無荒〕詩唐風蟋蟀篇。〔晉風〕左傳：季札觀樂，謂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注：晉本唐國。〔伊其相謔〕詩鄭風溱洧篇。〔艷歌〕樂府：古艷歌古辭，一曰妍歌。〔欠仲魚睨〕鮑昭謝見原疏。大喜猝至，小願所圖。魚愕雞睨，且悚且慚。〔拊髀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雀躍而遊。〔詠大風〕史記：高帝還歸過沛，悉召故入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

魚睨似是
瞻視之貌
魚目不瞬
故也此注
未確

鋪采摛文
盡賦之體
體物寫志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歎來遲〕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那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軒岐鼓吹〕崔豹古今注：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以燕樂羣臣。短簫鏡歌，鼓吹之一章耳。〔漢世鏡挽〕宋樂志：漢鼓吹鏡歌十八曲。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爲此歌以寄哀音焉。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上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歌。〔繆襲〕文章志：繆襲字熙伯，作魏鼓吹曲及挽歌。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呂覽作召。〕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

盡賦之旨 似箴字下 脫一睽字 開拓不誤 也顏延年 宋郊祀歌 奄受敷錫 宅中拓引 李善注引 漢書虞詡 曰先帝開 拓士字 分別體裁 經緯秩然 雖義可並 存而體不 相假蓋齊 梁之際小 賦為多故 判其區畛 以明本末 騁賦為談 隅之始

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蔞之賦狐裘，結言扞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兒。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疑作括。）字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許云當作述。）容主（元作至。）以首引，極聲（元脫，曹補。）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聘其勢，皐朔（元作翔，曹改。）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與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邢之卒章，閱馬（元作焉，朱改。）稱亂，故知般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元作鹿，曹改。）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賴以

篇末側注
小賦一透
言之救俗
之意也
洞見癡結
針對當時
以發揮

此分政異
派非指賦
與詩分乃
指京殿一
段草區一

成艷；賈誼鷗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絢（元作朋約，朱放御覽改。）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一作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動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綰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粲而有本。（一作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兒，蔚似雕畫。枵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註〔召公〕國語：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段言之而
其語仍側
注小賦一
邊

賦，賈誼頌，百工諫。『登高能賦』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鄭莊』左傳：鄭莊公感穎考叔之言，與武姜隧而相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士蔣』左傳：晉獻公使士蔣爲夷吾，城屈不慎，置薪焉。讓之，退而賦曰：『狐裘戎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未融』左傳：明夷之謙，明而未融。『雲均』屈原字。『史記』屈原名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詩人』藝文志：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括宇』西京雜記：相如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藝文志：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作賦以風。『荀況』史記：荀卿，趙人，名況。著有禮賦智賦。『宋玉』宋玉風賦。見文選鈞賦見賦苑。『雜賦』藝文志：秦時雜賦九篇。『陸賈』藝文志：陸賈賦三篇。『賈誼』藝文志：賈誼賦七篇。『枚』藝文志：枚乘賦九篇。『馬』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王』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揚』藝文志：揚雄賦十二篇。『臯』藝文志：枚臯賦百二十篇。『朔』漢書：東方朔有皇太子生禱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成世』兩都賦序：武宣之世，言語侍從之臣，時時間作。或

荀子不止
禮賦

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與楚盛漢）吳訥文章辨體：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晉魏以還所及。（京殿）文選兩都二京靈光景福之類是也。（苑獵）上林甘泉長楊羽獵之類是也。（述行）北征東征之類是也。（序志）幽通思元之類是也。（履端）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歸餘於終。（總亂）王逸楚辭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極意陳詞，文彩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起也。（那之卒章）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草區禽獸）藝文志：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二十三篇。（荀結隱語）荀子禮賦注：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假爲隱語，問之先王。（宋發巧談）文選：宋玉有高唐賦，神女賦，好色賦。（淫麗）藝文志：揚子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苑園）漢書：枚乘，字叔，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苑園，苑名。賦苑：有枚乘苑園賦。（上林）司馬相如傳：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爲卽亡是公。言

上林廣大侈靡，多過其實。鵬鳥賈誼傳：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洞簫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兩都後漢書：班固，字孟堅。上兩都賦，稱稱洛邑制度之美。二京後漢書：張衡，字平子。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甘泉漢書：揚雄，字子雲。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靈光後漢書：王逸，子延壽，字文考。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遂輟翰。仲宣傳長魏志：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偉長擅名於青士。太沖賦榮緒晉書：左思。字太沖。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句卽疏之。賦成，張菲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安仁晉書：潘岳，字安仁。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所著有耕藉射雉西征秋興閒居懷舊諸賦。士衡賦榮緒晉書：陸機，字士衡。與弟雲勤學，聲溢四表。機妙解情理

，作文賦。〔子安〕晉書：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貧賤不重其文。仕至中臺郎。著有嘯賦。〔景純〕郭璞，字景純。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彥伯〕晉陽秋：袁宏，字彥伯。賦苑有袁彥伯東征賦。〔讀千賦〕桓譚新論：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雕蟲霧縠〕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齔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元脫，〔曹補〕以〔公旦〕次緦，〔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讖饗之常詠也。時逸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准口。〔晉興〕元作興，〔曹改〕之稱原田，〔元〕作由，〔曹改〕魯

此頌之本始

此頌之漸

變
此頌體之
初成

此變體之
弊
此後世通
行之格

陸士衡云
誦優游以
彬蔚不及
此之切合
頌體

民之刺裘禪，真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破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元作僖，槽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巡，（元作逝。）變爲序引，豈不爽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疑作東巡。）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瓌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屈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揜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一作儀。）唯織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助也。（二字從御覽增。）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嚴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

東方贊稍
衍其文亦
變格也

筆，始讀刑軻。及遷史固書，託讀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元作修，朱攷御覽改。）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勳植必讚，（一作讚之從御覽改。）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爲義，（本字從御覽增。）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一作曠，從御覽改。）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彩摛文，聲理有爛。年積愈遠，音徽如且。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註〔威靈〕墨應作黑。呂氏春秋：帝嚳命威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變正〕詩序：

王道衰，政教失，而變風變雅作矣。〔頌主告神〕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公旦〕詩傳：成王賜魯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故有魯頌。〔商人〕詩序：商頌，那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元鳥，祀高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

，祀高宗也。皆前代祭祀宗廟之樂。〔時邁〕國語：周文公之詩曰：「載輯干戈，載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諡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墜口〕國語：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墜也。若墜於口，其與能幾何？〔原田〕左傳：晉侯聽與人之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裘鞞〕孔叢子：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誘頌之曰：『靡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靡裘，投之無郵。』」按呂氏春秋，同芾作鞞。高誘注：鞞，小兒。此子順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子。〔三閭橘頌〕離騷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著九章。內一篇曰橘頌。〔秦政〕史記：秦始皇者，名政。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惠景〕漢藝文志：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表充國〕趙充國傳：充國，字翁孫。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序戴侯〕後漢書：竇融，字周公。光武八年，與大軍會高平。封安豐侯。卒諡戴。文章流別：有班固安豐戴侯頌。〔美顯宗〕後漢書：傅毅，字武仲

植。而涇水長流。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遂樹林累石，委薪積土，基跌工堅，清流浸潤，昔日鹵田，化爲甘壤。農民熙怡悅豫，謂之樊惠渠云。〔韓處〕韓處傳：處字仲洽，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二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雜以風雅〕文章流別論：揚雄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雜以風雅之意。馬融之廣成上林，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黃白僞說〕呂氏春秋：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焉得爲利劍也？」〔陳思〕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集有皇子生頌。〔陸機〕陸機集，有漢高祖功臣頌。〔樂正重讚〕尚書大傳：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慶雲。」〔益贊於禹〕見書大禹謨篇。〔伊陟〕書：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注：伊陟，伊尹之子。巫氏，咸名。〔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鴻臚〕漢書注：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相如〕文章緣起：司馬相如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

此篇獨崇實而不論高文於士處非不論文論之本也

祝之緣起

，更以韻語。〔認稱爲述〕漢書注：顏師古曰：「史遷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敢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尙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景純注雅〕郭璞傳：璞，字景純。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元作臣，朱改。）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元作祁，柳改。）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元作及，許改。）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稻，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零祭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禱，莫不有文。所以寅虔（許補）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

招魂似非
祝詞
祝之流弊
祝又音晝
詩人雅侯
詛侯祝是
也俗作呪
非故詛罵
體
詛楚文之
類是也
祝之派別
此雖老生
之常談然
執是以衡
文其合格
者亦寡矣
所謂三歲
小兒道得
八十老翁
行不得也

春秋已下，黷祀諸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崩殯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纒也。漢之羣祀，肅其旨（一作百）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偃子歐疫，（元作歐疾，王改。）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謹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答，（元脫，曹補。）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一作呪。）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質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楮，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灋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

二盟義炳
千古不宜
以成敗論
此論紕繆
北平先生
譏之是也
岩出題外
正是纏緊
題中

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霓；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愆祀欽明，視史惟談。立誠在肅，脩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註〔六宗〕書：禮於六宗，孔安國傳：一四時。二寒暑。三日。四月。五星。六水旱。漢

郊祀志注：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

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三望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望，祭山川也。〔伊耆〕禮

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神；先齊一

、司畜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聖敬日嘏〕詩商頌長發篇。〔元牡〕見書湯誓。〔素車〕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直行與？讒夫昌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零祭〕左傳：龍見而零。注：旱祭也。又曰：雪霜風雨之災，則祭之。說文：禱雨爲零，禱晴爲祭。〔太祝〕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筮祝。〔庶物迎日〕大戴禮：孝昭冠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又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耐廟〕儀禮：明日以其班耐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漶酒。適爾皇祖某甫。以耐耐爾孫某甫。〔多福無疆〕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祝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宜社〕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禴。注：宜，祭名。〔類禡〕詩：是類是禡。傳，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張老成室〕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蒯瞶〕左傳：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使軼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祕祝〕漢郊祀志：文帝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佞子〕後漢禮儀志：大讎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佞子。〔越巫〕郊祀志：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武帝乃命粵巫立粵祝祠。〔祝邪〕山海經：東望山有獸，名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軒轅記：帝於桓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地鬼神之事。帝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罵鬼〕王延壽夢賦序：云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按：朔與延壽，隔世久遠。或朔本有書，延壽得之，則可。曰與臣作謬矣。倘作書亦是夢中事，便無所不可。然彥知又豈以烏有爲實錄乎？非後人傳寫之誤，卽前代有傳會失實者。〔詰咎〕曹子建詰咎文序：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

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上帝之命，以誥咎祈福。〔哀策〕文章緣起：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執策〕穆天子傳：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於是觴祀而哭，內史執策，注：策，所以書贈賻之事。〔祭庚婦〕潘岳集：有爲諸婦祭庚新婦文。〔駢毛〕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毛之盟。」注：赤牛也。〔白馬〕漢書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珠盤玉敦〕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方明〕漢律歷志：太甲元年，以冬至越蒲，祀先王於方明。注：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詛盟〕穀梁傳：詛盟不及三王。〔結言〕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要契〕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合要辭理曲無以爲答，故不能舉其要之辭。〔曹沫〕國語：曹沫爲魯將，三北。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於柯而盟。沫執匕首，劫桓公於壇。盡歸魯之侵地。〔毛遂〕史記：秦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議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合從者爲楚，非

爲遣也。』楚王曰：『唯！唯！』遂謂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嘗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於殿上。』秦昭王與夷人刻石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山河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甯，爰及苗裔。』滅洪傳：洪，字子源。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圖危社稷。超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異之。邈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升壇，歃血，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劉琨〕劉琨傳：琨字越石。建武元年，琨與段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勸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

文心雕龍 卷二 祝盟



文心雕龍卷二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三

梁 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昉評

永康陳益標點

銘箴第十一

敬器不言
有銘此句
未詳或六
朝所据之
書今不盡
見耳
李習之論
銘謂盤之
辭可遷於
鼎鼎之辭
可遷於山
山之辭可
遷於碑惟

昔帝軒刻與凡以弼違，大禹勒筭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章容於敬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鑿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元作銘，曹改。）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檠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諛。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元作禺，湯改。）秦昭刻博（元作博，朱改。）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元作茂，又作戒）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

時之竹紀而不必專切於是物其說甚高然與觀器正名之義乖矣但不彘得直賦是物倫
 處處可移不免馬絡字字比附亦成滯相斟酌於不即不離之兼得矣

斑固燕然之勒，張翊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元作僑，孫改）公之鐵，（元作箴）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溷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倭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善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白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元作采，謝改）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鑿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一作多）事雜；（一作寡）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學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賢同。箴

四語分明陸士龍云銘博約而溫潤歲頓挫而清壯

亦同斯旨
此爲當時
惟趨詞賦
而發亦補
明評文不
及近代之
故

全禦過，故文資確（元作確，朱改。）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元作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註（與凡）皇王大紀：帝軒作與凡之箴，以警宴安。（荀箴）鬻子：大禹爲銘於荀箴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戶席）大戴禮：「尙父道丹書之言，武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四端，於機，於鑑，於盟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於矢，盡爲銘焉。以戒後世子孫。」（金人）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歆器）荀子：孔子觀於魯威公之廟，有歆器焉，問於守者，爲宥坐之器。虛則歆，中則正。滿則覆。歆曰：「烏有滿而不覆

者哉！〔論銘〕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濟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銘焉！」〔金鼎〕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楛矢〕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八蠻，肅慎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筈曰：肅慎氏之楛矢。」〔呂望〕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蔡邕銘論：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仲山〕竇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庸器〕周禮：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魏顛〕國語：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孔悝〕禮記祭統：有衛孔悝之鼎銘。〔飛廉〕秦本紀：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靈公〕莊子：衛靈公死，卜葬于沙邱。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蒿里〕見樂府鏡挽注。〔趙靈〕韓子：趙

寶刀三，匕首三，皆因委定名。其文曰：「選咨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恨不過薛燭青萍也。」〔劍閣〕張載傳：載父收蜀郡太守。載至蜀省，父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焉。

• 〔夏〕逸周書文傳解引：夏箴云，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商〕呂氏春秋名類篇：引商箴云：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百官〕左傳：魏絳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在勤〕左傳：楚自免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虞箴〕揚雄自序：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崔胡〕文章流別論：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潘勗〕衛覬傳：建安末：河南潘勗與覬並以文章顯。文章志：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溫嶠晉書：溫嶠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數陳規諷，獻寺臣箴。〔王濟〕王濟傳：濟字武子，文辭秀茂，累官侍中。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潘尼〕晉書：潘尼爲乘輿箴。〔王朗〕王朗傳：朗字景興，歷官御史大夫。所著奏議論記咸傳於世。〔簡切〕簡，堅正也。崔實傳：指切時要，言辯而確。

詠之傳者始於是故
 標為古式此詠體之
 始變然其文出列女
 傳未必果直出柳下
 婦也
 所譏者煩穢繁緩所
 取者倫序簡要新切
 評文之中已全見大
 意調字平聲
 詠湯之說未詳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
 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邱，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
 愍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叙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
 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有脫誤。）安
 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
 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傳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
 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御覽作麗。）所
 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叻
 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元鳥之祚；周史
 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
 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零露杳冥，始序致感，（一作惑，從御覽改。）遂為後式。景而

此變質而
文之始故
別論之

碑非文名
誤始陸平
原孫何糾
之拔俗之
識也
東坡文章
蓋世而碑
非所長足
驗此言之
信

效者，彌取於工（元作功，謝改。）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樂始而哀終。論其人也，嗟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元作正。）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一作句，從御覽改。）無擇言。周平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卻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當作先。）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頽影豈
忒。

註〔大夫之材〕見詮賦篇登高能賦注。〔賤不誄貴〕禮記：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魯莊〕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
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
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哀公〕左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懲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鞏，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柳妻〕說苑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成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
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
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誄
元后〕漢書：王莽建國五年，元后崩，詔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

於漢，配元生成。〔杜篤〕後漢書：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爲誄最高，帝美之。〔改盼千金〕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孝山〔後漢書〕：蘇順，字孝山。和安間以才學見稱，所著賦誄詠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潘岳〕潘岳集：有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夏侯常侍誄，馬汧督誄。〔劉陶〕劉陶傳：陶字子奇，濟北貞王勃之後。著數十萬言。〔自陳〕曹子建集：文皇誄至，咨遠臣之眇眇兮，感凶問以恒驚。以下皆自陳之辭。〔北海〕後漢書：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永平七年薨。古文苑：傅毅此誄，其文不全，亦無白日幽光之語。〔封禪〕管子：古者封禪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兪山〕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遂驅升乎兪山。乃紀跡於兪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麗牲〕祭義：牲入廟門麗于碑。說文注：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孫何碑解。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未聞勒銘其上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從儒增耳。〔碑碣〕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楊賜〕楊賜傳：賜

字伯獻，歷官太尉。卒諡文烈。蔡中郎集：有司空文烈侯楊公碑。〔陳郭〕蔡中郎集：有陳太邱碑郭有道碑。〔孔融〕孔融傳：融字文學，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黃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之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所著詩頌碑文凡二十五篇。〔張陳兩文〕孔文學有衛尉張儉碑銘，陳文無著。融沒於曹子建之前，非陳思王也。〔孫綽〕孫綽傳：綽字興公，歷官著作郎。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世說新語：孫興公作庾公誄，多寄託辭。旣成，示庾道恆。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桓彝〕桓彝傳：彝字茂倫，歷官宣城內史。在郡蘇峻反，爲其將韓晃所害，綽爲碑文。

哀弔第十三

賦憲二字
出汲冢周
書王伯厚
困學紀聞
已有考證
不可妄改
爲議德

賦憲〔孫云當作議德〕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元作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元作光病〕曹改，又一本作霍嬭。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

此後世祭文之通病

四字精妙凡文皆然

史趙蘇秦乃一時說詞不得列之弔類

元作戒，謝改。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疑作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倬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舉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譽字御覽作與言二字。）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悼字下御覽有惜字，膚一作容。）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歷翳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麈（元作虎，孫改）臺，齊襲無城，史趙（元脫孫補）蘇秦，翻賀為弔。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御覽作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

四語正變
分明而分
寸不苟

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一作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脆。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褻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一本下有其字）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褻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一作失）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註〔短折〕汲冢周書：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天昏〕左傳：札瘥天昏。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三良〕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詩。秦風黃鳥篇是也。〔霍子侯〕霍去病傳：去病薨，子嬪嗣。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漢武

〔帝集〕：殯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哀辭〕文章流別傳：哀辭者，誄之流也。〔張升〕後漢書：張升，字彥真。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行女〕曹子建集：行女哀辭。三年之中，二子頻喪。文章流別論。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哀詞。是偉長亦有行女篇也。〔金鹿澤蘭〕潘岳集：金鹿哀辭。金鹿，岳之幼子也。又爲任子威妻作孤女澤蘭哀詞。澤蘭，子威之女也。〔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宋水〕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鄭火〕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麋臺〕左傳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虜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翻賀不弔〕國策：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饑喪而攻之，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墜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強秦爲讎。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善！歸燕之十城。」〔浮湘〕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弔二世〕司馬相如傳：武帝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注。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爲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

卜居漁父
已先是對
問但未標
對問之名
耳然宋玉

吊屈揚雄傳：雄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

騷。〔沉腿〕左傳：沉溺重腿之疾。〔蔡邕〕蔡邕集：吊屈原文，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

其何補。〔胡阮〕文選思舊賦注：胡廣吊夷齊文曰：援翰錄帛，以舒懷兮。魏志阮瑀，

字元瑜。為魏武管紀室。帛伯夷文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帛伯夷

·求仁得仁，見歎仲尼，沒而不朽，身滅名飛。』〔禰衡〕後漢書：禰衡，字正平。帛

平子文：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追帛平子。平子，張衡字也。衡，楚西鄂人

〔帛魏武〕陸機帛魏武文：悼總帳之冥冥，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時美目其何

望。〔弱弄〕左傳：弱不好弄。〔苗而不秀〕揚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豕之童鳥乎。世

說新語：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告控〕左傳：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質使之。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闕，

此文載於新序其標曰對問似亦蕭統所題。凡此數子總難免屋上之架。如子厚晉問對問則退之進學解體制仍前而詞義超越矣。才高理疎詞士之華藻意榮文粹老手之顏唐惟能文者有此病此論人

業經綜述，碎文理語，肇為連珠。（玉海作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理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諢，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實客議，整而徵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元作凱，欽改。）客咨，意榮而文粹。（元作粹，朱改。）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賾，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揚云當作髓。）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

仍歸重意
救一之邊見
理所謂與
旨不遜也
甯固

• 子雲所謂先駢鄒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敏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元作配，謝改。）捧心，不關西施之嘲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闊可瞻。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甌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擘若參昂。慕嚙之心，於焉祇攪。

註〔負俗〕漢武帝紀：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對問〕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七發〕文選註：七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

之流。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連珠〕傅元敘：連珠曰：「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穀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按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於班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倣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艷體連珠。又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兆韓非矣。

• 〔客難〕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說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解嘲〕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賓戲〕班固漢書敘傳：固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諡，以不遭蘇張范秦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達旨〕崔駰傳：駰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或

譏其太元靜，將以後名失實。因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應問〕張衡傳：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客譏〕客疑作答。崔質傳：質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建甯中病卒。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釋誨〕秦邕傳：邕閒居極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肆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客傲〕郭璞傳：璞字景純，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庚歌〕晉書：庚歌字子嵩。〔首唱〕傳元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作者紛焉。通儒大才馬季良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七激〕後漢文苑傳：傅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激以爲諷。〔七依七辯〕注詳下。〔崔瑗七厲〕崔瑗傳：有七蘇無七厲。〔七啓七釋〕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蔡字仲宣〕作者曰七釋。〔七說〕藝文志：桓麟文在者十八篇，有七說一篇。〔曲終奏雅〕漢書：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騁鄒衛之音，曲終奏雅，不已戲乎。〔杜篤〕後

漢文苑傳：杜篤所著賦誄弔書讀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賈逵賈逵傳：逵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劉珍後漢文苑傳：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魚目參同契：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檀。壽陵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矣。里醜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四寸瑤列仙傳：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魯元公主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乃獻四寸珠而去。風俗通：耳珠曰瑤。典爾雅：典，經也。後漢文苑傳：李尤著詩賦銘誄頌七款哀典凡二十八篇。詒爾雅：詒，誓謹也。注：皆所以約勤謹戒衆。文章緣起：詒，漢司隸從事馮衍作。誓文章緣起：誓，漢蔡邕作艱誓。問對問覽呂不韋傳：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略漢藝文志：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篇漢藝文志：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黃門令史游作。元尙一篇，將作大匠李長作。章藝文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曲鼓吹曲：一曰短簫鏡歌。蔡邕禮樂志

• 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晉書樂志：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操〕風俗通：閉塞憂愁而作，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弄〕琴書：蔡邕雅好琴，道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引〕古今注：篳篥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吟〕古今樂錄：張永元嘉技錄，有吟歎四曲，一曰大雅吟。〔諷〕七諷。〔謠〕爾雅：徒歌謂之謠。穆天子傳：有白雲謠，黃澤謠。〔詠〕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夏侯湛作離親詠。

諧隱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俛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譁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誦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元作宣，許改。）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

文家有必
不可作之
題自有必
不可作之
體格雖高
手無所施
其巧而愈
愈工而愈
入惡趣皆
所謂本體
不雅者也

，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一作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舉，舖糴啜醜，無所匡正，而詆嫚嫖（元作媒，謝改。）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元作大。）因俳說以著笑（元作茂，孫改。）書，薛綜澁宴會而發嘲調，雖扑推（疑誤）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嵇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一作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耶，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元作茂，朱改。）胥靡之狂歌歟？譎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元作楊。）求拯（元作極。）于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糲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詖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遠曉惑。蓋意生于權諷，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歌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詖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一本無嘲字。）隱，化

袒而疑作
朔之

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元作忠，謝改。）淺察以衍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苟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重雅之戲謔，搏髀而竹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註〔芮良夫〕詩秦柔傳：〔芮伯刺厲王之詩〕左傳：〔周芮良夫之詩〕〔心險〕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口壅〕國語：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華元〕左傳：宋華元獲於鄭。宋以兵車文馬贖之宋城。華元爲植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子思子思，棄甲復來。〕〔臧紇〕左傳：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於郟。〔蠶蟹〕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積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綬，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狸首〕檀弓：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禭。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甘酒〕滑稽列傳：齊威王好爲長夜之飲，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哀，以諷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賦好色〕文選：大夫登徒子侍于楚襄王，短宋玉。玉著登徒子好色之賦。王稱善。〔諷漆城〕滑稽列傳：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顯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諫葬馬〕滑稽列傳：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於是王乃使以馬廄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滑稽〕史記滑稽列傳注：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

『鷓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言諧語流利，其計智疾出。故云滑稽。〔東方枚臯〕枚臯傳：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諆東方朔，又自詆諆其文。〔節糟啜醢〕楚辭：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醢？〔薛綜〕薛綜傳：綜字敬文，仕吳，守謁者僕射。蜀使張奉來聘。綜譏之曰：『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束皙〕束皙傳：束皙爲勸農及楚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溺者〕左傳：吳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胥靡〕書傳：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隤，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蔬。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又漢書注：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井麥麴〕左傳：楚子圍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佩玉庚癸〕左傳：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藥兮余無初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腕之對曰：『

梁則無矣，鱻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杜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大鳥〕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海魚〕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君曰：『客有於此。』客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龍尾〕列女傳：楚莊姬上隱語於王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問之。對曰：『魚失水，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十無太子也。牆崩不視，禍將成而王不改也。』〔羊裘〕列女傳：臧文仲使於齊。齊拘之。文仲徵使人遺公書，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母見書而泣曰：『吾子拘而有本治矣。』〔漢世隱書〕漢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性好

隱語】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晏倩〕東方朔傳：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謎〕古詩鮑照有井字謎。〔蠶賦〕賦苑：荀卿蠶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末語始云：夫是之謂蠶理。〔高貴鄉公〕晉陽秋：高貴鄉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九流〕漢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稗官〕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石交〕史記：乘仇讎而得石交。



彥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當。行此篇文。句特煩而。約略依稀。無甚高論。特敷衍以。足數耳。源者欲析。流有劉。元之書。在太。繁段敘其文。

新式
標點
文心雕龍卷四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 評

永康陳益標點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繇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八字元脫，按胡孝轅本補。）使之記也。（元作已，按胡本補。）古（元脫，孫補。）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自（汪本作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紃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昔者（二字從御覽改。）夫子閱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文心雕龍 卷四 史傳

昔者二字
不必增

獨抽此條
未免挂漏

然睿旨存亡（二字衍。）幽隱。（胡本作秘。）經文婉約，邱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從橫之世，（及字從御覽增。）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卽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推執簡，子長繼志，（元作至，胡改。）甄序帝勳。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元脫，謝補。）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蹄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微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遠經失（元脫，朱補。）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

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此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元作年二，孫改。）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母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讞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若字從御覽增。）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元脫，謝補。）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御覽作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元作瑛，朱改。）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一作撮略，從御覽改。）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元作交，朱改。）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元作姓。）被之于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

蕭茂挺所
以欲復編
年體也

古史之失

陶詩有聞
多素心人
句所謂有
心人也似
不必改定

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路近。』義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願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元脫，胡補。）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合德而常嗤。理欲（二字衍。）吹霜煦（一作噴，從御覽改。）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爲歎息者也！（爲字從御覽增。）故（元作欲，朱改。）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元作心，今改。）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

，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備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註〔倉頡〕絃世本注：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矣。〔左右史〕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經則尙書〕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事經則春秋〕潜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虞脚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爲虞氏春秋。呂不韋集六國時事，爲呂氏春秋。〔三正〕書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四時〕杜預春秋序：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泣麟〕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

儒·孔子往觀，泣曰：「麟也。麟而死，吾道窮矣。」〔創爲傳體〕春秋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戰國有策〕戰國策劉向序：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得三十三篇。〔楚漢春秋〕史記索隱：陸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之事，名楚漢春秋。〔世惟執簡〕太史公自序：司馬喜生談，談爲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太史公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子長繼志〕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余維先人，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

班固受金
語見史通
觀下稱公

一穀。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儔，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遷字子長。〔呂覽〕注見雜文篇。〔實錄無隱〕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愛奇〕揚子法言。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史記敘傳，但美其長，不愛其短，故曰愛奇。〔條例〕檀超傳。超與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叔皮論之〕班彪傳。彪字叔皮，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遷之所紀，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也。』又曰。『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述漢〕漢書敘傳。固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一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十志〕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漢親攘美〕史記。必稱父談，太史公漢書多踵彪所作，後傳而曾不及之。〔徵賄鬻筆〕陳壽傳。丁儀丁廙有盛

理知爲昌
言之佚文
此引陳壽
非是

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公理〕後漢書：仲長統，字公理。著論曰昌言。略曰：數子之言，當世得失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委機攝政〕漢外戚傳：惠帝以戚夫人事因病，歲餘不能起，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迺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立紀〕漢書高后紀第三。〔牝雞〕見書牧誓。〔婦無與國〕穀梁傳。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事。〔亂秦〕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危漢〕高后紀：太后以惠帝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立恆山王弘爲皇帝。太后崩，祿產謀作亂，悉捕諸呂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元后〕張衡傳：衡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子宏〕呂氏本紀：惠帝二年，常山王不疑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襄。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太后以帝病久不已，不能繼嗣帝，廢位。立常

山王義爲帝。遂更名曰弘。〔孺子〕王莽傳：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東觀〕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靈帝，劉珍等撰。〔袁張〕後漢書一百一卷，袁山松撰。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瑩撰。〔薛謝〕後漢記一百卷，薛瑩撰。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謝承撰。〔司馬彪〕司馬彪傳：彪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一通。綜上下方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華嶠〕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起於光武，終於孝獻，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三雄〕潘岳詩：三雄鼎足。注：三雄，卽三國之主。〔陽秋〕漢陽秋異同八卷，孫壽著。〔魏略〕魏略五十卷，魚豢著。〔江表〕虞溥傳：溥撰江表傳。卒後，子勃上於元帝。詔

藏於秘書。〔吳錄〕吳錄三十卷，張勃撰。〔三志〕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著作〕晉書：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令秘書，既典文籍，宜改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肇始〕晉紀四卷，陸機撰。〔續末〕王韶之傳：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于寶〕于寶傳：寶字令升。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孫盛〕孫盛傳：盛字安國，累遷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司。〔舉例發凡〕春秋序。發凡以言例。注：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鄧粲〕鄧粲傳：荊州刺史桓沖謂爲別駕。粲以父竊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湘川〕鄧粲，長沙人。〔先集太史〕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石室金匱〕太史公自序：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詮評〕謝承曰銓，陳壽曰評。〔張衡〕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傳元〕傳元傳：元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

此亦泛述
成篇不見
發明蓋子
書之文又
各自一家
在此書原
爲闢入故
不能有所
發揮
戰伐當作
戰國
子自當作

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公羊高〕漢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注：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定哀微辭〕史記：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謂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素臣〕春秋序：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南董〕齊南史氏。晉董狐。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元脫，曹補。）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乂竊起。孟軻膺儒以聲折，莊周述道以翺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元

子之

是以旬有
詛脫

作狡，柳改。○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銜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歷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一作普。○）思，子政離校，於是七略芬菲，九流鱗萃，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調（調與調同，元作調，朱改。○）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謝補。○）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躊躇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躊躇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同（一作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湯（疑作易。○）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益五蠹，棄孝廢仁，輟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鵝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探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

隱然自寓

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鷦冠繇繇，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探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疑脫）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一作或。）敍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關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雖乎二字，元作難于，朱改）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沉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鬱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罄其銷乎！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註〔風后〕漢藝文志：風后十三篇。注：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藝文志：力牧二

十二篇。注：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伊尹〕藝文志：伊尹五十一篇。
注：湯相。又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熊〕子略：鬻子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師焉。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伯陽〕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耶。』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尹令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孟軻〕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迹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莊周〕史記：莊子名周。其學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曰：『無污我。我嘗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墨翟〕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儉礪〕太史公自序：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

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萬民爲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尹文〕劉向別錄：尹文子學本莊老，其書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凡二卷，僅五千言。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野老〕藝文志：野老十七篇。注：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之耕種，故曰野老。〔騶子〕史記：齊有三騶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申〕史記：申不害相韓昭侯，學本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商〕商君傳：衛鞅既破魏遺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鬼谷〕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注：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爲號。又曰：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尸佼〕藝文志：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青史〕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讎校〕藝文志：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魏都賦〕讎校

篆籀。〔七略〕藝文志：劉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麟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九流〕注見正緯篇。

〔殺青〕吳祐傳：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百有八十餘家〕藝文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調言〕藝文志：調言十篇。注：不知作者。廣韻：調言，逸言也。〔充箱〕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照軫〕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月令〕禮記月令第六，孔穎達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篇同。〔三年問喪〕荀子禮論：前半褚先生補史記，禮書探入其後半，皆言喪禮。三年之喪一段，與禮記三年問同文。〔蚊睫〕列子：江浦之厯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惠施〕藝文志：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同時。〔蝸角〕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按此係載晉人語，今云惠施悞也。〔列子〕藝文志：〔列子〕八篇。注：名禦寇，先任子。〔莊子〕稱之。〔移山〕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惠公〕懲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移之。〔跨海〕列子：〔渤海〕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淮南〕漢書：〔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傾天折地〕淮南〔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歸藏〕帝王世紀：〔殷人〕因黃帝易曰歸藏，皇甫謐曰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曰歸藏。〔羿弊十日〕注見辨騷篇。〔奔月〕歸藏易：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韓〕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爲人口吃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六蠹〕商子：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蠹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五蠹〕韓非子：五蠹篇。學者，言古者，帶劍者，近御者，及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

〔轅〕左傳杜預注：車裂曰轅，商君傳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藥〕史記：秦攻韓，韓王遣非使秦，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公孫〕列子：公孫龍詎魏王曰：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按列子所述，魏公子牟，正深悅公孫龍之辨，所謂承其餘蘊者也，莊子秋水篇則異是。龍問牟：吾自以爲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吾喙，何也？公子牟有陷井之菴，謂東海之鼈之喻，是鷄鳥當作井菴矣。〔東平〕漢書：東平思王字，宣帝子。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諸子書或反經術，或明鬼神；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謀，不許。〔管晏〕藝文志：晏子八篇。注：名嬰，諡平仲。管子八十六篇。注：名夷吾。〔隨巢〕藝文志：隨巢子六篇。注：墨翟弟子。〔尉繚〕藝文志：尉繚二十九篇。注：六國時人。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鶡冠〕藝文志：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文子〕藝文志：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記者也。〔慎到〕史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呂氏〕注見雜文篇。〔陸賈〕史記：高帝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

觀此知古
文尙書梁
時尙不行

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賈誼〕藝文志：賈誼五十八篇。〔法言〕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雖小辯終破大義。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說苑〕漢書：劉向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潛夫〕王符傳：符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政論〕崔實傳：實字子真，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昌言〕注見史傳篇。〔幽求〕晉書：杜夷字行齊，廬江人。懷帝時舉方正。著幽求子二十篇。

論說第十八

聖哲（元作世，朱按玉海改）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無爽元作有無，聖字上無則字，從御覽改）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

於世故不
引論道經
邦之文然
周禮却有
論字
物論二字
相連此以
爲論名似
誤同年錢
辛楣云

錄文則與敍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亂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元脫，朱補。）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元作允）朱改（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殿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於是賈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彌石之才性，仲宣之法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辯亡，（元作正，謝改。）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元作代。）郭象，（元作蒙，朱據舊本改。）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汪本作才不持論，甯如其已。）原夫論之爲

彥和論文
多主理故
其書歷久
獨存

如當作却

訓話依文

敷義究與

論不同科

此段可刪

謂字不誤

不必改爲

字

誦當作誦

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兩于字從汪本改。）迹（一作蹟。）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御覽作辟。）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元作君延，楊改。）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元作差，朱改。）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元作謂。）式矣。說者，悅也。免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獨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鏖，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顏頰萬乘之階，抵壚公卿之席；並順風以

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曄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元脫，孫補。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元作聘，柳改。）而罕遇（元作過。）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燿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入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註〔六韜〕漢藝文志：周史六韜六篇。注：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卽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六韜有霸典文論文師武論。〔齊物〕莊周著齊物論。〔六論〕呂不韋輯呂氏春秋，有開春慎行貴值不荷似順士容六篇。〔石渠〕翟酺傳：孝宣論六經於石渠。注：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

樹義甚偉

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故言此六經也。石渠，閣名。〔白虎〕章帝紀：建初四年，詔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義五經同異，帝親臨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王命〕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三將〕王莽傳：大司馬嚴尤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以風諫莽。通志：嚴尤三將軍論一卷。〔傅嘏〕魏志：傅嘏，字蘭石。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王粲〕魏志：王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聃周〕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莊子者，名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叔夜〕嵇康傳：康字叔夜，作聲無哀樂論。略曰：『以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聞歌而感，斯非音聲之無常哉！』〔太初〕魏志：夏侯元，字太初。注：元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按本元本無，未知孰是。〔輔嗣〕魏志：鍾會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注。弼字輔嗣。〔平叔〕魏志：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注。晏字平叔。〔運命〕李

康著運命論。〔論衡〕王充傳：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辯亡〕陸機傳：機以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過秦〕賈誼著過秦論。〔宋岱〕通志：晉荊州刺史宋岱通易論一卷。〔郭象〕郭象傳：象字子元，好老莊，能清言，閑居以文論自娛。著碑論十二篇。〔夷甫〕王衍傳：衍字夷甫，好清談。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交辨有無〕晉諸公贊：自魏太常夏侯元等，皆著道德論。後進庾敳之徒，希慕簡曠裴成公，疾世俗，尙虛無之術。作崇有二論以折之。時人莫能伸。〔般若〕曇霍傳：霍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廣韻：般若梵語，謂智慧也。〔辯道〕曹植著辯道論二篇。〔答蹄〕莊子雜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注：筌，魚筍也。蹄，兔網也。〔秦延君〕漢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延君但說粵若稽古，卽三萬言。〔朱普〕儒林傳：尙書歐陽氏學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桓榮傳〕

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毛公，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安國，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益多於是矣。鄭君，鄭元傳。鄭元好學，注儀禮禮記，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口舌，易象。兌，說也。說卦傳，兌爲口舌。論味，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辨釣，呂氏春秋。呂尙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取。尙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以餌取魚，以祿取人；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以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紓鄭，左傳。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秦伯與鄭盟，晉亦去之。存魯，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至齊說田常曰：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轉丸，鬼谷子有轉丸篇，文闕。飛鉗，鬼谷子著飛鉗篇。九鼎三寸，平原君傳。平原君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六印，蘇秦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

能佩六國相印乎！』〔五都〕張儀傳：秦惠王封儀五邑。〔隱賑〕爾雅：賑，富也。注謂隱賑富有，蜀都賦：居邑隱賑。〔酈君〕酈生傳：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襲齊。齊王田廣以爲酈生賣已，遂烹酈生。〔蒯子〕淮陰侯傳：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高祖捕通欲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願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迺釋通之罪。〔陸賈〕陸賈傳：陸生游漢廷公卿間，名譽籍甚。〔張釋〕張釋之傳：釋之言便宜事。又帝日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文帝稱善。〔杜欽〕杜欽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後爲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過。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鳳起視事，章死詔獄，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其補過將美，皆此類也。〔脣舌〕漢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抵噓〕疑作抵戲。杜周傳贊：業因勢而抵噓。注：噓，音詭。

。一說隋讀與戲同，音許宜反，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緩頰〕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鄧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注：緩頰，徐言譬喻也。〔刀筆〕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劉益子傳注：古者記事於簡策，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范雎〕范雎傳：王稽載睢入秦，說昭王廢王后，逐穰侯拜爲相。〔李斯〕李斯傳：斯西說秦，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斯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逆鱗〕韓非說難：龍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鄒陽〕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其言，去之梁。〔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迺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敬通〕馮衍傳：衍字敬通。更始二年，遣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乃以衍爲立漢將軍。劉峻廣絕交論注：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

詔策第十九

制性之本
句似精與
而實附會
上則字作
法程解非
衍文

浮新之評
似乎未確
責博進當
作儂博進
儂責並從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展，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詰誓。誓以訓戎，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元作管。）錫允。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疑衍一則字，以定儀爲讀。）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救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綵，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元作觀，謝改。）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

具脚以形
似誤其改
爲賜太守
非此書體
例主於論
文若兼論
所詔之是
幅不盡累
標舉二文
以文論耳
彥和之意
似以魏晉
爲盛軌蓋
習於當時
之所尙觀
自斯以後
二語其自
可知

太守陳遂，（賜太守元作責博士，攷漢書改汪本作責博進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救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元作惟，朱改。）詔問出，安和政馳，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元作凱，孫改。）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元脫，朱按御覽補。）中書。自斯以後，體憲（元作慮，朱改。）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救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滄雷之威；嘗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救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元作鄧，朱攷穆天子傳改。）父受救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救戒，當指事而語，（一作誥，從御覽改。）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救戒，備告百官；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

以下連類而附之

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元作同，許改。）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一作辭，從御覽改。）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宣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註（皇帝）獨斷。漢天子正號曰皇帝。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

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黼扆）禮記：天子負黼扆南鄉而立。書傳：

誦，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誓以訓戒）書甘誓：湯誓泰誓收誓皆誓是也。（誥

以敷政。書召誥洛誥是也。〔命以授官〕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是也。〔制策詔戒〕獨漸。天子之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策書：策者，簡也。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絲綸〕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尙書〕漢官儀：尙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尙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反汗〕楚元王傳：劉向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視草〕淮南王傳：武帝以安辯博，善爲文辭，每爲報書及賜，帝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加意〕魏書傳：竊賓客豫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策封三王〕三王世家：有齊王策燕王策廣陵王策。太史公曰：『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褚先生曰：『孝武帝之時，同日拜三子爲王，爲作策以

申戒之。』〔厭承明廡〕嚴助傳：助以對策擢中大夫。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廡，勞侍從之事，出爲郡吏。注：承明廡在石渠閣外。〔陳遂〕游俠傳：陳遵祁父遂，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價博進矣。』〔稱堯〕鄧禹傳：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計，鎮慰西京，係百姓之心。』〔黃鉞〕光武賜侯霸璽書：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禮閣〕蕭惠基傳：王儉朝宗貴望基憲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潘勗〕文章志：潘勗字元茂。相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九錫〕韓詩外傳：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魏志建安十八年，使御史大夫鄒慮持節策命曹操爲魏公，加九錫。〔衛凱〕禪誥：衛凱傳：凱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中書〕劉放傳：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王獻之啓琅琊王爲中書監表：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能所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

與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熾，德音四塞者也。〔劉放〕劉放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多放所爲。〔張華〕張華傳：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威福〕蔣濟傳：文帝詔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帝問濟天下風教何如。對曰：「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言，唯陛下察之。」於是帝遣追取前詔。〔崇才〕晉明帝紀：欽賢愛客，惟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輩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文清〕晉書：太甯初詔溫嶠曰：「卿旣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欲卽以爲中書令，朝端亦咸以爲宜。」〔重離〕易離卦：象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洊雷〕易震卦：象曰，洊雷震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敕憲〕穆天子傳：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伸八駿之乘，以飲於枝寺之中。（在三）國語：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敕太子〕漢高祖手敕太子：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

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戒子〕東方朔傳贊：朔戒其子，以尙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馬援〕馬援傳：援誡兄子嚴敦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班姬〕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鄭弘〕鄭弘傳：弘爲南陽太守，條教法度，爲後所述。〔孔融〕九州春秋：孔融守北海，教令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實難可施行。〔諸葛孔明〕諸葛亮傳：陳壽等言，論者或怪亮文彩不黠，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答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答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答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不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絲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輔於當世。〔庾稚恭〕庾翼傳：翼字稚恭，代亮鎮武昌。勞謙匪懈，戎政嚴明。』

輕命」按周官師氏職無此文。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隱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元作師武）者也。齊桓征楚，詰（元作告）苞（汪本作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敝也。宣露於外，敝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闢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元作衝）風所擊，（元作繫）氣似撻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好兇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

指當作撰

此一段語
扼要領
四語尤精

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元作有。）其二
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
骨，雖奸闖搆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憂，儼然露骨（元作固
，孫改。又一本作暴露。）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
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所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
，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善龜于前驗，懸鑿鑑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
詭以馳旨，煒燿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嚴辭，務在剛健，插羽以
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
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
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
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元作煩，曹改。）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
，暨同（元作用，曹改。）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誥。鑿鑑吉凶，善龜成敗。惟歷鯨鯢，抵落蜂螿。移寶（一作寶）易俗，草偃風邁。

註〔戒兵誓師〕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威讓文告。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文辭武師〕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包茅〕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箕郟〕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入我河縣，焚我箕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檄楚〕張儀傳：儀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筓數百。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爾璧，若筓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爾城。』徐廣曰：檄一作咫尺之檄。漢匈奴傳：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

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露布〕魏武帝述志：令露布天下。文章緣起，漢露布賈弘爲馬超伐曹操所作。封氏聞見記：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分間推轂〕馮唐傳：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致果〕左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衝風〕韓安國傳：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注：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櫓槍〕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司馬相如賦：攬櫓槍以爲旌兮。張揖曰：彗星爲櫓槍。〔百尺之衝〕國策：蘇子說齊閔王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詩皇矣注：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萬雉之城〕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一曰，城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班固西都賦：建金城之萬雉。〔三逆〕魏器傳：器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昔秦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十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閭，斷截地絡，發冢河東，攻劫邱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

所天，疾疫之所及，以壽高計，其死者則壽尾不掩，生者則幸亡流散，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天之大罪也。」隴古文士詳聖賢傳。陳琳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融託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請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受其才而不答，袁閔繼養陳琳，陳琳檄：可卒曹操，祖父中常侍壽與左館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養，因賊假位，操贊閔遺醜，本無懿德，「發印模金」陳琳檄：操又特置發印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騷突，無骸不露。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此皆諸賢所備焉也。羽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豈晏安耽毒，懷祿而不變哉？」桓公檄潘徽：胡文胡駸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先頓者獲賞，後伏者蒙誅。此之風範，想所聞也。州郡徵吏王遜傳：遜爲甯州刺史，未到州，遂舉董翳爲秀才，建甯功曹，周悅謂翳非才，不下版檄，劉許傳：本南刺史張嬰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許乃挂檄於樹而逃。難劉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

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移太常〕
楚元王傳：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
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移百官〕按成都王穎傳：
穎表請誅羊元之、皇甫商等傲長沙王。又使就第，乃與王頤將張方伐京都，以陸機爲前
鋒都督。陸機至洛，與成都王濂曰：『王室多故，羊元之等乘龍凶豎，皇甫商同惡相
求，共爲亂階云云。』或機此時有移百官文，後代失傳耳。〔三驅〕易：比九五王用三
驅。〔九伐〕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同。〔鯨鯢〕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杜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蜂蠆〕左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文心雕龍卷四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五

梁 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昉評

永康陳益標點

封禪第二十一

自唐以前不知封禪之非故封禪為大典禮而封禪文為大著作特出一門蓋鄭重錄當作錄陳訓數陳不必改諫銘字不誤確甚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勸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鳴鳴，莽莽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勦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當作諫。）距以怪物。周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鯨，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禮祀之殊禮，名（元作銘，朱改。）號之秘祝，（元脫，朱補。）祀天之壯觀矣。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

以下以符
命連類及

乎當作采

能如此自
無格不美
豈惟封禪
作文固可不
作也

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元作請，孫改。）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元作字。）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鈞識，敘離亂，（元脫，許補。一本作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鑿乎，歷鑿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未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元作頌，一作頌。）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勳寡，蹙饑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鏘，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元作來。）者，必超前轍焉。

數語教人
以目爲亦
凡文類然

贊曰：

封勒帝勤，對越天休。巡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入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註〔嚳明〕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嚳明而治。〔運天樞〕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黎獻〕書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傳：黎獻，黎氏之賢者也。〔綠圖丹書〕見正緯篇。〔鑄鼎〕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巡岳〕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岳。〔成康封禪〕封禪書：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齊桓〕漢郊祀志：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云云。桓公乃止。詳下西鶴東鑠注。〔玉牒金縷〕後漢祭祀志

：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西鷄東
鑠南茅北黍〕郊祀志：管仲曰：「古之封禪，郿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
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
。」注：比目魚其名謂之鰈。比翼鳥其名謂之鶉。〔秘祝〕見祝盟篇。〔銘岱〕秦始皇本
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文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遂上泰山，禪梁父，刻所立石。〔禪號肅然〕孝武本紀：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
。〔巡封梁父〕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甲午，禪
于梁陰。〔相如〕司馬相如傳：武帝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
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元符〕李善文選注：元符，天符也。〔介邱〕封禪文：以登
介邱。注：介，大也。邱，山也。言登泰山封禪也。〔勤碑〕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張純〕張純傳：純奏上宜封
禪曰：「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於岱宗。明中興，

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祭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引鉤讖敍離亂」後漢祭祀志：刻石文曰：「王莽篡叛，宗廟墮壞，社稷喪亡。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按文內多引河圖赤伏符會昌符孝經鉤命決等書。「劇秦」揚雄劇秦美新序：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典引」班固典引序：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臣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注：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作，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兼包神怪」謂篇中元符靈契黃瑞涌出云云也。「受命」邯鄲淳著魏受命述。「魏德」陳思王長魏德論：末曰：「固將封泰山，禪梁父，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於黎蒸，鍾元吉乎聖主。」「述聽」封禪文：述聽者風聲。

章表第二十二

文心雕龍 卷五 封禪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卽）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旣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讀。（元作續。）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不獻，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一作表。）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朋，三辭（元脫，朱補。）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

此一段無
甚發明

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學之薦福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膽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一作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遠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僞（元作儔）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鸞鶴，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任載。（一作冊）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元作文，謝改）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合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作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元作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元作出）使，（一作情爲文屈）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一作以）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分有斐。

註〔聯事〕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垂珠〕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釋名：祭服曰冕。元上纏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八元〕左傳：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書誡〕書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思庸〕書序：太甲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獻替〕左傳：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不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冊以出。〔言筆〕曲禮：史載筆，士載言。〔章奏表議〕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赤白〕考工記：畫績之事，赤與白，謂之章。〔揆景〕晉天文志：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桓譚新論〕：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

，可以圭表測也。〔七略〕見諸子篇。〔左雄〕左雄傳：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胡廣〕胡廣傳：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文舉〕孔融傳：融字文學。文選有薦禰衡表。〔孔明〕諸葛亮傳：亮字孔明。後主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表。見文選。〔琳瑯〕陳琳阮瑀。典論：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孔璋〕陳琳，字孔璋。魏文帝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陳思之表〕陳思王植傳。太和二年，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張華〕張華傳：初封廣武縣侯，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鶴鷄〕張華傳：華初不知名，著鶴鷄賦以自寄。〔辭開府〕羊祜傳：武帝時，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載文選。〔讓中書〕文選：有庾亮讓中書監表。〔劉琨〕文選：有劉琨勸進表。〔張駿〕張駿傳：駿上疏曰：「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鷗目有年，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臣之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絳闕〕孫楚傳：楚作書遺孫皓曰：「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黼屨〕見詔策篇。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一作啓）（一）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元脫，謝補）（二）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勸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遠；政（御覽作故）（三）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元作卒，孫改）（四）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一作達，又作辨）（五）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元作黃，從魏志改）（六）觀教學，王朗節省，甄（元作甄，朱改）（七）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惻（一作切）（八）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秦之御史

此句不可多得
此評未允
三代而下
名臣之奏

多矣

，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鶯（一作擊）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惡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元作盛）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日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元作話）謝改。（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疆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一作也。）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敘飭（元作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

酌中之論

界限分明

與祝盟篇
結處同意

而不修，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下有脫字。）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卓囊封板，故曰封事。鼂踏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卓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註〔急變〕漢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
注：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王綰〕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號。丞相王綰等議曰：『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五帝所以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李斯〕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餘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難，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務農〕漢食貨志：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賈誼

上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兵事〕鼂錯傳：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定郊〕漢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等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王吉〕王吉傳：吉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溫舒〕路溫舒傳：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谷永〕漢郊祀志：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盛稱奇怪鬼神，及言世有仙人，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楊秉〕揚秉傳：帝時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游。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陳蕃〕陳蕃傳：時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陛下宜探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尙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張衡指摘〕張衡傳：衡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條上司馬遷班固

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傳，但照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朝儀〕葵豈獨斷：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而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舊儀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天文〕高堂隆傳：青龍中大治殿舍，有星孛於北辰。隆上疏曰：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于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欲必覺寤，陛下不宜有忽，以重天怒。〔王觀〕魏志：觀字偉臺。〔節省〕魏王朗有節省奏。〔劉頌〕劉頌傳：除淮南相，頌在郡上疏。言封國之制，宜如古典。及六州將士之役，凡數千言。詔褒美之。〔溫嶠〕溫嶠傳：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太子納焉。〔繩愆〕繩愆糾繆：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曰：惟余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

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御史中丞〕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一曰中丞，在殿中闕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奏董賢〕董賢傳：賢自殺王莽，復風孔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治第造冢，不異王制，死後以砂畫棺，至尊無以加。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奏孔融〕孔融傳：曹操令路粹枉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傅咸〕傅咸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顯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勁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劉隗〕劉隗傳：隗遷丞相，司直彈奏，不畏彊禦。〔彈事〕六朝御史中丞劾奏曰彈事。文選有沈休文任彥昇彈事。王淮之傳：宋臺諫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惟解彈事耳。〔鸚鵡〕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墨翟非儒〕墨子非儒篇：貪于飲食，惰于作務，陷于饑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鷄鼠藏，而羝羊視黃虜起，君子笑之。〔次骨〕杜周傳：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注：其用法深刻至骨。〔善罵〕留侯世家：

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踰垣〕國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捷徑〕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絕席〕王常傳：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尙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讜言〕漢書敘傳：禁中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伯對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阜囊封板〕後漢禮儀志：日冬至，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阜囊。獨斷：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盛。〔封事〕霍光傳：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上便宜〕鼂錯傳：太常遣鼂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審諤〕陳蕃傳：竇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審諤之操，華首彌固。』〔司直〕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

諛當作腴

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一本作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元作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諄諄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當作吾邱。）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元作陳。）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獨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元作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敝。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御覽作其。）郊祀必同於禮，戎事必（一作要，又作宜。）練於兵，田（一作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

四語扼要

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理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賸，（一本下有者字。）晉人貴賸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厭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元作平，朱改。）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一作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元作明，謝改。又一本作列。）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

語尤精確
論前辨潔
四句論文
章此四句
對意旨議
括無遺矣

才，而慶與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擗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柔，雅謨遠播。

註〔明臺〕管子：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釋宋〕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公羊傳：孰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按魯桓公無譏釋宋事，桓當作僖。〔胡服〕趙世家：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王曰：『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曰：『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

〔變法〕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孝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焉。〔駁議〕見章表篇。〔賈誼〕賈誼傳：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以爲能文，帝說之。〔駁挾弓〕吾邱壽王傳：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上以難弘，弘詘服焉。按非主父偃事。〔辨匈奴〕韓安國傳：武帝時，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議伏兵襲擊。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疾風，去如收電，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弗擊便。」〔陳朱崖〕朱崖當作珠厓。賈捐之傳：珠厓又反，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曰：「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辨祖宗〕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孝武皇帝南滅百粵，北攘匈奴，至今累世賴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既以爲世宗之廟，臣愚以爲不宜毀

〔斷輕侮〕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任醜不爭之義，可下三公廷尉，蜀除其敏。議寢不省，敏復上疏，和帝從之。〔議擅誅〕郭躬傳：竇固出擊匈奴，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漢制柴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駁校事〕魏志：程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遂罷校事官。〔議貨錢〕司馬芝傳：先是文帝罷五銖錢，令民以穀幣爲市。至明帝時，巧僞滋多。芝議以用錢非獨豐國，亦以省刑，從之。〔蜀出女科〕晉刑法志：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邱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可會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離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定賈充謚〕秦秀傳：賈充薨，議謚，秀議曰：『充以異姓爲後，絕祖父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

〔應劭〕應劭傳：劭凡爲駁議三十篇。〔仲瑗〕應劭傳：劭字仲遠。注：續漢書文士傳作仲瑗，漢官儀又作仲瑗。〔貴賤賤女買積還珠〕韓子：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妻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積，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射策對策〕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注：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舉賢良〕晁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對策者百餘人，錯爲高第。〔仲舒〕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舉首。〔公孫對〕平津侯傳：公孫弘使匈奴還，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杜欽〕杜欽傳：日蝕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欽上對云云。〔魯丕〕魯丕

傳：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不在高第。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稱疾。晉書：元帝時，以天下喪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署。旣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漢成帝紀：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雉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雉。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麇興晉五行志：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麇見于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麇興以前，或斯故乎。志足文遠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一作尙）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

可證解作
鞿策之認
解作鞿策
不認杜氏
誤解為甚
策耳繞朝
二語對面
啓齒即子
向必更題
而增之故
知策是鞿
策寓使策
馬行速之
意耳

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報叔叔進弔書于素君，固知行人掣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學屬章，半簡必錄，休瑾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敍（元作贈，王性凝改。）雖，適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御覽作皆。）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御覽作滌蕩。）以任氣，優柔以擇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

此種皆係
雜文緣第
十四先知
雜文不能
更標此目
故附之書
記其末以
備其目然
與書記頗
不倫未免
沉所牽合
不盡文章
入之論文
之類若刪
此四十五
行而以才
冠鴻筆句
有接牋記
之爲允下
較爲允下

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攝，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筭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繁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課；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疑作登）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元脫）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元本下多音以正三字。）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

自天，管仲下命（一作令）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元作厚，謝改）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璫，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堯胡徵數，負版記繒，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髡奴，則券之楮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一作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壹回（元作四，朱改）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敍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織（一作籤）密者也。狀者，貌也。體（一作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張言亦不及文，（元作交）故弔亦稱諺；

二十四種
雜文體裁
各別總括
爲難不得
不如此口
口敷衍以
此處仍與
書記結列
中問所列
無涉文意
亦不甚相
屬知是前
類雜文無
入之書記
篇耳

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蒲（汪本作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

「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

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

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疑作數

）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

，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一作詞。）之實務，而浮藻

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

，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紛，因書乃

察。

註〔書用讖哉〕書益稷篇文。〔揚雄云云〕見法言問神篇。〔簡牘〕杜預春秋序：大事書之於

策，小事簡牘而已。〔象夫〕見徵聖篇。〔贈策〕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

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與書〕左傳：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遣子反〕左傳：楚子重子反以夏姬故，怨巫臣，而殺其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諫范宣〕左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進弔書〕檀弓：滕成公之喪，使子服敬叔弔進書。〔筆札〕司馬相如傳：相如請爲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注：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報任安〕司馬遷傳：遷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以書。〔難公孫〕公孫弘傳：武帝時，北築朔方。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按東方朔傳有答客難。無難公孫弘事。〔酬會宗〕楊惲傳：惲失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惲報以書。〔答劉歆〕楊雄字子雲集：有答劉歆書。〔元瑜〕魏文帝集：與吳質書，帝瑜書紀翩翩，致足樂也。〔文學〕孔融傳：融字文學，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休璉〕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博學

好屬文，善爲書記文。〔絕交〕嵇康傳：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敘離〕晉文苑傳：甯至與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陳遵〕陳遵傳：起爲河南太守，既到官，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禰衡〕後漢文苑傳：禰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禮宜。〔獻酬〕世說：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君臣同書〕如樂毅報燕王，燕王謝樂毅上下無別，同稱書也。〔表奏〕文章緣起表：淮南王安諫伐閩表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張敞〕張敞傳：敞拜膠東相，到膠東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郡將〕嚴延年傳：延年新將。注：新爲郡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崔實〕見諸子篇。〔黃香〕後漢文苑傳：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公幹〕劉楨字公幹。按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五言詩絕妙。當時而不言其牋記。故云弗論。文帝字子桓。〔劉廙〕劉廙傳：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

于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陸機自理〕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橫爲故齊王閔誣尸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乃崎嶇自列。片言變字，不關其間。字跡筆跡，皆可推校。〔譜〕漢藝文志：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劉香傳：王僧孺撰譜，訪香血脈所因，香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籍〕蕭何世家：高祖入關，何獨先走丞相府收圖籍。以是具知天下戶口阨塞。〔簿〕漢食貨志：多張空簿。注：簿，計簿也。〔錄〕周禮：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定其錄籍。〔方〕漢藝文志：經方十一家，經方者，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術〕漢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占〕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式〕周禮：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注：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釋曰：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爲式。漢藝文志義門法式二十卷，義門式二十卷。〔律〕漢刑法志：蕭何據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令〕蕭望之傳：金布令甲。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

，其篇甲乙之次。〔法〕周禮疏：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于穰苴。漢藝文志：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制〕禮記月令：命有司修法制。〔符〕東觀漢記：郭丹初之長安，從苑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契〕周禮：小宰之職，聽取予以書契。注：書契，謂出予受人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詞，皆曰契。〔券〕周禮天官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考，以券書決之，地官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區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關刺〕唐百官志：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牒〕左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正義：簡牒也。牒，札也。〔狀〕楊引傳：引母終，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里三百人，上狀稱美。〔辭〕周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譜詩〕鄭元傳：元所著毛詩譜。注：元於詩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序之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之次謂之爲譜。〔司籍〕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張湯〕史記酷吏傳：天子以湯懷詐

面欺，使使入輩薄責湯。注：謂以文簿次第一責之。〔李廣〕李廣傳：廣從大將軍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世本〕班彪傳：左邱明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馬總意林：傅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九章〕鄭元傳：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萬畢〕龜策傳：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注：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曰傳。曰淮南有畢萬術一卷。〔書雲〕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黃鐘〕漢律歷志：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管子〕管子：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玉瑞〕周禮：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瑞，符信也。五帝本紀：修五禮五玉。注：卽五瑞也。〔金竹〕孝文本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判書〕周禮：秋官司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判，半分而合者。〔鐵券〕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髻奴〕王褒僮約：券文曰，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

戶下警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孫宣回〕韓子：徐渠問田鳩曰：「陽家義渠名將也，而指於毛伯公。孫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三刺〕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截蒲〕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牋紙，用寫書。〔行狀〕文章緣起：行狀，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元伯行狀。〔子產〕左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囊清筒中〕賈誼新書：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一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清貯中，而獨弗聞與？〔掩目捕雀〕何進傳：袁紹等欲召外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遂然之。陳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伉儷〕潘黃門集：楊仲武誅序子之姑，予之伉儷。〔九方理〕淮南子：秦穆公使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在於沙邱，牡而黃，使人往致之，從而謹。」穆公不說。伯樂曰：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

文心雕龍 卷五 書記

三四

其粗，馬至而果千里之馬也。〔翰林〕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注：翰，筆也。文翰之多若林。



文心雕龍卷五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六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昉 評

永康陳益標點

神思第二十六

甘苦之言
虛靜二字
妙入微茫
補出積學
酌理方非
徒聘聰明
觀理真則
思歸一綫
直湊筆微
所謂用志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一作釋）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

不分乃疑於神
此一段乃馳騫其思之弊正是鞭繫上文詞人所苦而口不能言者被君直指其所以然
意在遊心虛靜則騰理自解與象自生所謂自然之文也而無必勞慮不字反似教人不必窮搜力索此詞不達意

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綏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食，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一作聞）爲餽食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賈，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之處讀者
毋以詞害
意

遲速由乎
稟才若垂

遲於後則
遲速一也

而遲者百
速枚臯相

賦無傳相
如賦皆在

人口可驗
指出本原

工夫總結
前二段

乃工一層
及思入希

夷妙絕蹤
徑非筆墨

所能摹寫
一層神思

之理乃括
盡無餘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汪作勝。）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可契，垂帷制勝。

註〔江海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關鍵〕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小爾雅：鍵，謂之鑰。〔陶鈞〕鄒陽傳：陽上書

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同調鈞耳。言

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定墨〕禮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司契〕陸機文賦

：意司契而為匠。〔相如〕枚臯傳：臯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

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揚雄驚夢〕桓譚新論：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臥

，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桓譚苦思〕桓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

而猥欲追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王充〕王

充傳：充閉門潛思，著論衡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

節嗜欲，曠神自守。〔口誦〕楊修答臨淄侯書：子建：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宿構〕王粲傳：粲字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殫思，亦不能加也。〔阮瑀據鞍〕典略：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瑀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禰衡草奏〕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益重之。〔應機立斷〕劉向新序：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拂鐘無聲，應機立斷。〔伊摯〕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輪扁〕莊子：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

如以各師
句接所疑
句更爲簡
淨

由文辭得
其情性雖
並世猶難
之況與代
乎如此裁
鑒千古無
雨
此亦約略
大不概言
必皆確之
百世以下
何由得其
性情人與
文絕不類
者況又不
知其幾耶

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甯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叢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燿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摺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後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褻，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備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

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疑（一作疑）真，功沿漸靡。

歸到慎其
先入指出
實地工夫
蓋才難勉
強而學可
自為故篇
內並衡而
結穴側注
疑字是莊
子乃疑於
神正作疑
字後人或
作疑或作
擬皆不知
妄改

比喻精確
即後所云

註〔簡易〕劉向傳：向字子政，為人簡易無威儀。〔斲梓〕周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染絲〕墨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環中〕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司南〕韓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悵悵述情，必始乎風，沉沉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一作生）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

雄竄文囿也。

氣是風骨之本。氣即風骨更無本末。此評未是。風骨之采是陪筆開合以盡意耳。才鋒既倚往往縱橫。踏法故又補此段以防其弊。

，負聲無力。是以綴虛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元作課，楊改。）乏氣，（元作風，楊改。）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翰筆，乃其骨髓暖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逾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一本下有時字。）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翮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鑄鋒（一作治。）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汪作孳。）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顯，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

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註〔剛健〕易：衆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征鳥〕禮記月令：征鳥厲疾。

錫魏見詔策篇。〔賦仙〕司馬相如傳：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魏文〕文以氣爲主云云，魏文帝與論論文語也。〔孔融徐幹〕魏文帝集典論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非粲之匹也。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劉楨逸氣〕魏志：劉楨，字公幹。文帝書與吳質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孚甲〕詩疏：楊之季甲，早於衆木，昏姻失時，曾木

齊梁間風氣綺靡，士所聖文，如出一手，故出和以通，變立於然，求新於俗，尙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而求，其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古轉，屬新聲復，古而名以。

之不如也。後漢章帝詔：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奇字）揚雄傳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隴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元作財，許無念改。）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譬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元作薦，許無念改。一本作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

通變蓋以此爾

楚漢而下

尤切中

未字是

文士通病

由時近者

易摹年遠

者難剽耳

此段言前

代佳篇雖

巨千不能

凌越以見

漢篇之當

師非教人

以因襲宜

善會之

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躡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轟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因，按頌文改。）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元作毛，曹改。）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疑作可）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一作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註〔綆短〕莊子：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斷竹〕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按所歌者，本黃帝時竹彈謠。〕〔卿雲〕尚書大傳：舜將禪禹，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是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雕牆〕書：五子之歌，峻宇雕牆。〔青藍〕荀子：青出之藍，而青於藍。〔絳蒨〕爾雅：蒨，蒨。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

疏，今染絳蒨也。一名蒨，一名茅蒨。詩疏廣要注：本草蒨根，可以染絳，一名蒨。〔隱括〕家語：自極於隱括之中。〔宛虹〕西京賦：瞰宛虹之長鬣。注：宛，謂屈曲也。鬣，虹鬣也。〔長離〕張衡思元賦：前長離使拂羽兮。注：長離，南方朱雀也。〔穎脫〕平原君傳：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

見而已。『醒齷』張衡西京賦：獨儉奮以醒齷。注：醒齷，小節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委瑣醒齷。注：醒齷，局促也。〔庭間迴騾〕楚辭：哀時命：聘騾于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

定勢第三十

自篇首至自然之勢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勢。行乎其不得行專也。止乎其不得不止安也。模經四句與綜意四句是一開一合文字。激水三句乃單承綜。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元作文，王性擬按本贊改。）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元作驗，王改。）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一作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糲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一作切，從御覽改。）在銓別。

意四句也
 自繪事圖
 色以下言
 勢無定格
 各因其宜
 當隨其自
 然而取之
 補此層圓
 足周到。
 此連下桓
 譚曹植云
 云爲一段
 北平先生
 於本采句
 下誤多一
 乙遂合下
 四行爲贅
 文
 此以下又
 爬梳勢字
 以補滲漏
 此取新效
 奇之法

，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一作雅頌，從御覽改。）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馥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元作支。）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元作向，王改。）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

法字有病
此揭其秘
技非標爲
定則也
數語切中
膏肓

文心雕龍 卷六 定勢。

一四

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聘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陵。
(謝云當作壽。)

註〔醞藉〕辭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注：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郭〕說文：郭，郭也。西京賦：經城洳營郭郭。〔鬻矛譽楯〕韓子：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欲宗其言〕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反正〕左傳：文反正爲乏。

文心雕龍卷六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七

梁 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昉評

永康陳益標點

情采第三十一

因情以敷
采故曰情
采齊梁文
勝而質亡
故彥和痛
陳其弊

李當作孝
孝老猶云
老易六朝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君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一作嘗）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

人多此生
捏字法
此一篇之
大旨

趙飴山詩
中有人之
論源出於
此

乎淫侈。若擇源於逕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飴黨所以飾容，而盼情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汪本作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謝云當作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擣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黠。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註〔犀兕〕左傳：華元答城者謳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役人又歌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鳥跡〕見原道篇。〔魚網〕東觀漢記：黃門蔡倫典作上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美言不信〕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五千〕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辯雕〕莊子：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涇渭〕詩：涇以渭濁，混混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臯壤〕莊子：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人外〕宋書隱逸傳：孔淳之遇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考之將至也。』〔真宰〕莊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桃李〕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樹蘭〕淮南子：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翠綸桂餌〕闕子：以桂爲餌，鍛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言隱〕莊子：

言隱於榮華。〔賁象〕易賁：上九白賁无咎。〔摛藻〕漢書敘傳：摛藻如春華。〔舜英〕詩：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舜，木槿也。其華朝生暮落。

鎔裁第二十一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鑷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疑作質，元作贊，）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斷，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

鴻當作鳴
後鳴筆之
徒句可證
此一段論
鎔猶今人
所謂鍊意
以下論裁
猶今人所
謂鍊詞
兼此兩層

其理乃足

唐宋大家
之文兩句

道盡

二語精深

平允

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汪本作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當作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唐晉足曲，其識非不鑿，乃情苦斐（元作參。）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辭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斐繁剪穢，弛於負擔。

註〔駢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謝文〕張重華傳：主薄謝艾，兼資文武。〔清新〕陸清河集：與兄機書。兄文章之高遠

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榛楛〕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弗剪，亦蒙榮于集翠。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也。〔庸音〕文賦：放庸音以足曲。〔榮衛〕內經：榮衛不行，五藏不通。

聲律第二十三

即沈休文與陸厥書而暢之後世近體遂從此定制齊梁文格卑靡獨于此學獨有于古鍾記室以私憾排論也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當作效）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元）作外，王改。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二字）脫，揚云有字下諸本皆遺翕散二字。謝云據下文當作雙疊二字。雙疊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際；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馳不還，並轉轆交往，逆鱗相抵，

由字下王本有外聽易為口而

六字

疊韻二字
詞在一韻
雙聲二字
同一字母
論聲病詳
盡於沈隱
侯

迂當作迂

妙參活法

句末韻脚

有譜可憑
句內聲病
涉筆易犯
非精究音
學者不知
故往往闕
之斐然而
誦之拗格
彥和特抽

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碾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元作下商，孟和改。）句。氣力（孫云氣力上當復有字句二字。）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一作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忒；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鑿，剖字鑽響，識疎（汪本作疎識）閎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元作東，葉循父改。）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王本作忽。）哉？

贊曰：

出另言以
此之故
織意當作
纖毫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脣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檣。制棄支離，宮商難
隱。

此又深入
一層言宮
商雖和又
有自然勉
強之勿
此一段又
言韻不可
參以方音
此喻確

言自然也

註〔古之教歌云云〕見韓子。〔廉肉〕禮樂記：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曲直繁瘠，廉
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改張〕董仲舒策：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雙聲疊韻〕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
答曰：「互護為雙聲，儼礪為疊韻。」〔轆轤〕詩評：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兩句換
韻。雙轆轤韻者，雙出雙入，四句換韻。〔往蹇來連〕易：蹇卦六四爻辭。〔吃〕韓非傳
：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注：吃，語難也。〔繁業〕禮樂記：倨中矩，句中
鉤，繁業乎端如貫珠。〔和韻〕楊慎曰：東董是和，東中是韻。〔吹籥〕公羊傳：去籥。
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取均〕楊收傳：旋宮以七聲為均，均之
為言韻也。〔調瑟〕揚子法言：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柄方〕宋玉九
辯：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鉅鑿而難入。注：柄刻木端所以入鑿。〔吹竽〕韓子：南

遇字下玉
本空三字
顛字下王
本有流水
之浮花
鄭人之買
積十二字
東郭吹竽
其事未詳
若南郭濫
竽則於義
無取殆必
不然疑或
用莊子南
郭千蒸三
籟事與上
長風句相
足爲文耳
吹竽或吹
噓之訛
此一段論
章法
與鎔裁篇

郭處士爲齊宣王吹竽，宣王悅之，慶食以數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左宮右徵〕禮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調
鍾〕揚雄傳：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注：晉平公鍾工者以爲調矣。師曠曰
：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後世之
有知音。〔楡權〕禮內則：薑豈粉楡免藁瀡灑以滑之。

章句第二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
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
，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
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
；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可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
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
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

一段參看
此一段論
句法然但
考字數無
所發明殊
無可采

此因句法
而類及押
韻及語助
論押韻特
精論語助
亦無高論
宋祖謂語

篤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元作勝，謝改。）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踴
蕩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元作明。）則鱗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
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
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
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禮，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
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疑有脫字。）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
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
；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
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才激
揚，雖矚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
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筭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

助助得甚
事亦未就
文體論耳

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認，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恆。理資配主，辭忌失（元作告，謝改，）朋。環情草（孫云當作節）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王本作同合。）異，以盡厥能。

註〔明也局也〕詩關雎疏：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區畛〕獨都賦：瓜疇芋區。注：區，界畔也。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田界。〔綴兆〕禮樂記：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注：綴兆，舞位也。〔抗墜〕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蘘木。〔啓行〕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啓行，喻始也。〔跗萼〕詩小雅：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疏：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祈父〕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肇禋〕周頌：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竹彈謠〕見通變篇。〔元首〕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皇陶乃康再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按哉爲語助，以喜起照明良康爲韻，是三言也。』〔洛汭〕夏書：五子之歌也。〔行露〕見明詩篇。〔六言七言〕同上。〔南風〕同上。〔配主〕易豐：初九遇其配主。

麗辭第三十五

駢偶於文
家爲下格
然其體則
千古不能
廢其在六
代尤爲時
尙故別作
一篇論之

精論不磨

丁卯澆花
詩格之卑
只爲正對
多也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皇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繁，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治，（晝元作晝，治元作治，朱改。）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一作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

貴當作肩

又以四句

當云指類

而求萬條

目昭然矣

又言對事

對各有反

正於文義

乃順

重出之病

兩事當作

兩言

不均之病

孤立之病

庸冗之病

張華一段

申反對正

對是以對

下申言對

若氣事對

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元脫補。）「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此

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

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怨奏，莊鳥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

：「漢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

元作擬，亦作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

，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

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元在詩字上。）「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若

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

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鶩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

跨蹕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之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

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汪本作斯。）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

璵。

無以下就
四對推入
一層言對
偶雖合法
而無骨采
亦不可北
平先生以
四病並列
失其旨矣

註〔臯陶贊〕見漢書大禹謨。〔益陳謨〕同上。〔文繫〕易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繫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易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宋畫〕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有一史後至者，檀檀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帶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吳治〕吳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上林〕司馬相如字長卿，作上林賦。〔神女〕宋玉作神女賦。〔毛嬙〕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登樓〕見詮賦篇。〔楚奏〕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

，操甬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音，不忘舊也。」越吟。陳軫傳：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孟陽張載字孟陽，本集有七哀詩二首。粉榆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白水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注：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祖初起之處也。允當左傳：允當則歸。夔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跨踔莊子：夔謂蚺曰：吾以一足跨踔而行，子無如矣。

文心雕龍 卷七 麗辭

一六



文心雕龍卷七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八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 評

永康陳益標點

比興第三十六

異字是

朱子傳詩謂有不取義之與未為知言託字是

從字疑誤

以上平論與比以下言與亡而比傳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蟻以寫號呼，漉衣以擬心愛，席卷（汪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於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

與義亦不
全亡但詩
中世用賦
頌無聞耳
以下暢發
比義
非特與義
銷亡即比
體亦與三
百篇中之
比差別大
抵是賦中
之影擬諸
形容如鶴
鳴之陳誨
論也
亦有太切
轉成滯相
者言不一
端要各有一
當文無定
是體要歸於

文心雕龍 卷八 比興

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芋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炎炎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興福，何異糺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璽曳（元作璽抽，按本賦改。）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疑作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元作鶴，謝改。）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
渙。

註〔六義〕見明詩篇。〔毛公〕漢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關雎〕詩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尸鳩〕詩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鷺鳥〕詩傳：雉鳩，王雉也。擊而有別。注：擊本亦作鷺。〔金錫〕見衛風淇澳篇。〔珪璋〕見大雅卷阿篇。〔螟蛉〕見小雅小宛篇。揚子法言：螟蛉之子殫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育之矣。〔朝塘〕見大雅蕩之篇。〔澣衣〕見鄘風柏舟篇。〔席卷〕同上。〔如雪〕見曹風蜉蝣篇。〔如舞〕見風大叔子田篇。〔夸毗〕見大雅板之篇。〔優柔溫潤〕王褒洞簫賦：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又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安仁蝥賊〕潘岳蝥賊賦：飄飄頻頻，若流金之在沙。岳字安仁。〔季鷹雜詩〕張翰雜詩：青條若總翠。翰字季鷹。〔刻鵠類鶩〕馬援與兄子書：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厚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胡越〕孔叢子：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

手·〔肝膽〕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必敢〕李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舫；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甯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褻讀，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鷓鴣（按本賦作雉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一作校）獵，鞭宓妃以餽屈原；張衡羽獵，困

先以六經
說入分兩
層鉤剔語
自斟酌非
劉子元惑
經之比

不驗當作
可驗

昌黎詩句
多如此
點在相扶
不免若字
不掩實有
同史筆實
有難於措
筆之時彥
和之於彥
飾但欲去
泰去甚持
平之論也

元冥於朔野；鑾彼洛神，既非罔雨；惟此水師，亦非魍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脫。）其（下有闕字。）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變蛾揭業，熠燿焜焜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蓋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踟步，辭人焒焒，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獻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髻而駭聳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註〔嵩高〕大雅：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容脩〕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千億〕大雅：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子遺〕小雅：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滔天〕楚辭：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杵〕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鶡音〕魯頌：翩彼飛鶡，集于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茶味〕大雅：周原膺膺，萑荼如飴。〔景差〕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注。宋玉景差，楚大夫。〔奔星宛虹〕上林賦：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於楯軒。〔飛廉焦明〕上林賦：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豸。注。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又捷鷁鷁揜焦明。注。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玉樹〕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注。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鬼神〕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達兮，半長途而下嶺。注。言鬼魅至此，亦不能上，至半途而嶺墜也。〔比目〕西都賦：投文竿，出比目。注。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海若〕西京賦：海若游於元渚。注。海若，海神也。〔宓妃〕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漢書音義：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元冥〕左傳：昧爲元冥師。注。元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又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按張衡羽獵賦：文不全，無困元冥於朔野之語。〔魍魎〕左傳：魍魎罔兩，莫能逢之。注。魍，山神。魎，怪物。罔兩，水神。〔嗟峨揭業〕西京賦：嗟峨嶷業。上林賦：嗟峨嶷嶷。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寒谷〕劉

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塞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鵬運〕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鯨。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鴻漸〕易漸卦爻。

事類第二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鵬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元作六）官箴，願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摺撫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蓋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述邇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御覽作方）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

確有此二種人

此一段言學欲博才欲天非人力所不能為故以博學下專論博徒博而校練不精其取事措理無不能約覈見其人矣此一段言擇欲精以曹陸為鑒審言用事宜

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縝，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汪作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一作摭。）須覈，衆善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敵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詔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二字。）然而濫修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

時之歌舞
者不過借
陶葛天
點綴其事
非即指上
二事也子
建固誤彥
和亦未詳
攷也

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思。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嶠如江海，鬱若嶠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槽。

註〔高宗〕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政典〕夏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遲任〕盤庚，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鷓冠〕漢藝文志：鷓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按賈誼鷓鳥賦：中多用鷓冠子語。〔引李斯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繅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笴之鼓。〔百官揚雄有百官箴〕遂初劉歆集：有遂初賦。按賦中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搢撫〕漢藝文志：搢

撫遺逸。注：捃撫，謂拾取之。〔布漉〕東京賦：聲教布漉。注：布漉，猶散被也。〔自奏不學〕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狐腋〕慎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雞臙〕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臙，數千而後足。〔劉劭〕魏志：劉劭字孔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歃血〕毛遂事見歃盟篇。〔管虛隸臣〕檀弓：所學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左傳：與臣隸隸臣僚。注：隸謂隸屬於吏也。〔鼓缶〕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澠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擇，爲一擊缶。風俗通義：缶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寸轄〕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運關〕文子：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衛足〕左傳：齊則鮑牽，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庇根〕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山木〕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匠石〕莊子：匠石之濟，見櫟社樹。匠石不顧曰：「此不材之木也。嵒康琴賦：匠石奮斤。〔文梓〕吳越春秋：越王使木工伐木，天生神木一雙，陽爲文梓，陰爲楸枿。〔無槽〕左傳：不與於會，亦無嘗焉。注：嘗，悶也。嘗與槽同。

練字第二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輪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張本有童字。）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譟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鳴，朱改。）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

胸富卷軸
觸手紛綸
自然醜隱
方爲巨作

若尋檢而成格然
着於句而
狀同鑲嵌
則易如竟
之用不工
不在字之
奇否沈休
文三易之
說未可非
也若才非
膚淺而務
於炫博以
文拙則風
鳴字不誤
六經之文
有三尺童
子皆知者
有師儒宿
老所未習
者豈有一
定之難易
哉緣於世

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與。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慕，許改。）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詰訓，韻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也。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官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欽慮公改。）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啾啾。』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鋸銛，朱改。）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元作驗。）

所共曉與
此論當知
此則無甚
關係二句
富於之言
甘苦之病
復字病大
累句相犯
此尤無關
係補出承
此一層爲
明知而愛
言今人者
字動稱夏
五月爲夏
五亦爲夏
之類矣

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甯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元作默，朱改。）而篇闌；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暖，方冊紛綸，簡盡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成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一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銓，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註〔鬼哭粟飛〕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官治民察〕見徵聖篇象夫注。〔輶軒〕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祕府。〔六書〕淵

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吏師）秦始皇本紀：若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刪縮造隸）漢藝文志：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六體）漢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注：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馬字缺畫）萬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相如譏篇）漢藝文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張敞傳業）漢藝文志：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於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於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

訓〕漢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太平〕東京賦注：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平。〔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爲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三接之外〕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濤浩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瑤珮結瑤瑤」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止者矣。〔歸驢〕劉向九歎，望舊邦之歸驢兮。注：歸驢，暗也。〔三寫〕抱朴子：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三豕〕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曰巳亥。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與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蕙，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汪作生。）文外，秘響傍通，

陸平原云
一篇之警
策其秀之
謂乎

生字是
純任自然
彥和之宗
旨即千古
之定論

此轉挂漏
且隱亦不
止於詩

伏采潛發，譬交象之變互（元作玄，王改。）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織手麗音，（織麗字闕。）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煙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嬾（字典無嬾字，應是穠字之誤。）織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攪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於佳麗之鄉，噓心吐膽，不足語窮；煨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躡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旬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此二字。）若百詰（詰字闕。）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闕二字。）嗣宗之……（闕二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闕二字。）彭澤之……（闕二

此亦更僕
難數

精微之論
此秀句乃
泛稱佳篇
非本題之
秀字
此一篇詞
殊不類究
屬可疑嘔
心吐勝似
撫玉溪李
賀小傳嘔
出心肝語
煨歲鍊六
似撫六一
詩似周朴
月煨季鍊
語稱淵明
爲彭澤乃
唐人語六
朝但有徵

字。以上四句，功甫本闕八字，一本增入疎放豪逸四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一本有壯采二字。）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颼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懷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勞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果，謝改。）也。或有晦塞爲深，雖與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耀樹，淺而焯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註〔互體〕左傳杜氏注：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

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

士之稱官也
稱班姬爲
匹婦亦撫
鍾麟詩成
語此書不
於齊代不
應述梁且
隱說也段
皆論詩而
不此書亦
非似乎明
體僞託本
人從原不
缺之

文心雕龍 卷八 隱秀

言其取義無常也。〔濶表方圓〕戶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古詩離別〕古詩十
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樂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
恬所築也。言征客之至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黃雀〕陳思王有野田
黃雀行。〔青松〕劉公幹詩：亭亭山上松。〔彭澤〕陶潛傳：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爲
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

隱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卽闕此葉。此後
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
傳錄於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買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辛
巳義門過隱湖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已蒼所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
字，顯然爲不學者以意增加也。

癸巳三月以永樂大典所收舊本校勘，凡阮本所補悉無之，然後知其真出僞撰。

文心雕龍卷八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九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 評

永康陳益標點

指瑕第四十一

文字之瑕
殊不勝指
此標舉數
篇以示戒
毋以挂漏
為疑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辭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

果可信乎
此條無與
文章殊為
汗漫

指瑕原為
巨手言之

。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淪，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躡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僑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合章靡疚，亦善之亞。

註〔管仲言〕管仲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陳

思〕陳思王集：武帝誄。幽園一扁，尊靈永蟄。冬至獻纓頌。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口澤〕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

存焉爾。〔如疑〕檀弓：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為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潘岳金鹿哀辭〕將反如疑，回首長顧。金鹿，岳幼子也。〔方罪李斯〕向秀傳：嵇康被

誅，秀作思舊賦云：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

琴！〔寧僭無濫〕左傳：蔡聲子曰：「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

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不類〕左傳：晉侯與諸侯宴於溫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寶玉大弓〕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佞探囊〕莊子：將爲佞，探囊發置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膝固扁鑕。此世俗之所謂知也。〔中黃育獲〕李善文選注：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井賦疋馬〕周禮：小司徒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井十爲通，通爲匹馬。疏：三十家出馬一匹。〔應劭釋匹〕應劭風俗通：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匹。〔車貳佐乘〕禮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也。又貳車者，諸侯七乘云云。〔馬儻〕鄭風大叔于田：兩驂如舞，兩服上襄。〔雖單爲疋〕左傳：匹夫無罪。注：正義曰，上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韋昭通謂之匹夫匹婦也。按易中孚：象曰，馬匹亡。謂四與初絕，如馬之亡其匹也。可證訓疋之義，正與匹夫匹婦一例。〔配義〕爾雅釋詁，匹，合也。疏：匹者，配合也。〔羿氏舛射〕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

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敗駕〕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耳。」〔多謝〕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語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品。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追也。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

學宜苦而
行文須樂
志當作至
此非惟養
氣實亦涵
養文機神
思篤虛靜
之說可以
參觀彼疲
困紛擾之
餘鳥有清
思逸致哉

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但惕之盛（一作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視以綜述，叔（元作敬，孫無撓改。）通懷筆以專業，既眩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鏹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凌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遺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明。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註〔養氣〕王充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長艾〕曲禮：五十曰艾。〔慚鼻企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尾閭〕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若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注：尾閭，海東川名。〔置硯〕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懷筆〕曹褒傳：褒字叔通，博雅疎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用思困神〕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錐股〕戰國策：蘇秦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驅齡伐性〕王充効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心覆〕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節宣〕左傳：節宣

其氣。〔賈餘〕左傳：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騰理〕呂氏春秋：伊尹曰：川新去陳，騰理遂通。高誘曰：騰理，肌脈也。〔胎息〕漢武內傳：王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宋史藝文志有臥龍隱者胎息歌一卷。〔水停〕莊子：水靜則明燭鬚眉。〔精爽〕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附會第四十三

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即後來所謂章法也此三行可節此為命意布局時言此所謂有包無篇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官商為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擣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禁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

此爲行文
時言
豆之合黃
未詳俟考

此言收束
亦不可苟
詩家以結
句爲難卽
是此意

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汪作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一作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繁華，而賸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文心雕龍 卷九 附會

九

篇統閭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註〔儀毫〕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

〔調寸〕文字：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率故多尤〕文賦：

或率意而寡尤。〔事賊〕左傳：需事之賊也。〔偏枯〕呂氏春秋：魯公孫悼曰：我固能治

偏枯。〔懸識〕扁鵲傳：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總轡〕家語：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同音〕賈誼傳：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

而成俗，累數譯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歎奇〕兒寬傳：張湯

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

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

吾固聞之久矣。』〔稱善〕世說：司馬景王命中書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爲

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如樂〕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

此篇文有
難解郭象
云自不害
其宏旨皆
可略之
此文一段
明筆其辨
言其命未
喻一本
此一段剖
析得失疑
似分然
與前二
屬不甚相
其意未喻
大旨主於
意在筆先
以法取題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作令，商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人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誤。）經以典與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楊改。）匪窮，（元作躬，孫改。）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虛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鈔，博者該膽，蕪（元作無，朱改。）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與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窅楸枰（字衍。）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與，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

四者兼之
爲難可視
可聽而不
可味尤不
堪嗅者品
之下也

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元作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元作築）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改）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纏（元作纏，許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搆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

註〔曲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九變〕漢武帝詔：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文運升降
總萃此篇
今學子讀
畢五經史
漢後以此
等文進之

•〔玉石〕老子法本：不欲珠璣如玉，落落如石。〔窕穠〕左傳：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夫音樂之與也，而鐘樂之器也。窕則不減，穠則不容，今鐘穠矣。」〔魏文〕魏文帝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疆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盤根〕虞翻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博塞〕許慎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又行棋相塞曰博塞。〔儻來〕莊子：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纏牽〕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城新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三十之輻〕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

勝於多識
八家文也
此評謬陋

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邪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駭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蝥，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暉燿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尙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鶻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朝譏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元作笑。）玉屑之譚，（元作諫。）清金馬之路，子

雲銳思於千首，子政繼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國識，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元作表。張儻度改。）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張改。）於瑞（元作端，張改。）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隆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元作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

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翫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願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簞體輕濟，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元作從。）孫鑿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束皙。）雅好文會，升儲御極，拳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咸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何本改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珥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

闕當代不
言非惟未
經論定實
亦有所避
於恩怨之
間

秦，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元脫·）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武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與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熙·）景祚。今聖厯方興，文思光（元作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馭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注作曖·）焉如面。

註〔野老〕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郊童〕列子：堯治天下五十

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薰風〕見詩篇。〔爛雲〕見通變篇。〔猗歟〕鄭康成詩譜：湯受命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者，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首章曰猗歟那歟？〔周南〕詩小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邪風〕詩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歧陽。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幽厲〕詩小序：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平王〕詩註疏：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不能復雅，下列稱風。詩黍離章註：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五蠹六

〔證〕見諸子篇。〔莊衢〕鄒奭傳：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蘭臺〕見夸飾景差注。〔荀卿〕荀卿傳：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稷下〕孟子傳：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談天雕龍〕見諸子篇。〔燔書〕秦始皇本紀：李斯奏請史官，非奏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戲儒〕酈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禮律草創〕漢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樂，以正君臣之位。未盡備而通終。〔律歷志〕漢興方網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頊歷比於六脈。〔大風〕見樂府篇。〔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

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繕織，尙安所施？」〔文景〕漢書：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賈誼〕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鄒枚〕鄒陽見前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孝武〕漢武帝紀贊：孝武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柏梁〕見明詩篇。〔金堤〕漢溝洫志：武帝既封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迺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蒲輪〕枚乘傳：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鼎食〕主父偃傳：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對策〕見議對篇。〔疑奏〕見附會篇。歎奇注。〔負薪〕朱買臣傳：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滌器〕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壽王〕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後爲光祿大夫侍中。〔嚴〕嚴安傳：安臨蕃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爲騎馬令。〔終〕終軍傳：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枚臯〕枚臯傳：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嬖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昭〕漢昭帝紀：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武帝崩，卽皇帝位。〔宣〕漢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昭帝崩，徵昌邑王。王淫亂，大臣請廢，迎帝卽皇帝位。〔石渠〕見論說篇。〔雕篆〕見詮賦篇。〔綺覈〕同上。〔底祿〕左傳：叔向曰：底祿以德。〔元〕漢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徵時生民間，宣帝卽位，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宣帝崩，太子卽皇帝位。〔成〕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崩，卽皇帝位。〔金馬〕滑稽傳：東方朔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千首〕見詮賦篇。〔六藝〕漢藝文志：劉歆七

略，有六藝略，詳諸子篇。〔哀平〕漢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成
帝無子，立爲皇太子。成帝崩，卽皇帝位。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
王子也。哀帝崩，卽皇帝位。〔光武〕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秀，長沙定王之後
：誅王莽復漢。〔圖讖〕見正緯篇。〔免刑〕後漢文苑傳：杜篤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誄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參奏〕班彪傳：彪爲
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
以彪對。召見拜徐令。〔明帝〕後漢明帝紀：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璧堂〕
璧雍，明堂也。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禮畢，上自爲
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圍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虎觀〕見論
說篇。〔國史〕見史傳篇述漢注。〔給札〕賈逵傳：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問逵。逵對曰
：「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東平〕後漢東平憲王傳：蒼少
好經書，雅有智思，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沛王〕見正緯篇。〔安和順桓〕後
漢帝紀：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孝安皇帝諱祐，肅宗孫也。孝順皇帝諱保，

安帝之子也。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班〕固。〔傳〕毅。〔三崔〕駟瑗賈。〔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俱見前。〔靈帝〕後漢靈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宗元孫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義皇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邕上封事曰：『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楊賜傳：虹蜺晝降嘉德殿前，賜書對曰：『鴻都門下，招會羣小，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獻帝〕後漢獻帝紀：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董卓立之。建安二十五年禪于魏。贊曰：獻主不辰，身播國屯。〔蓬轉〕西征賦：飄萍浮而蓬轉。〔魏武〕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舉孝廉爲郎，遷丞相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文帝〕魏志：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卽皇帝位。〔陳思〕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體貌〕賈誼傳：體貌大臣。注：體貌，謂

加禮容而敬之。〔俊才雲蒸〕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璉元瑜于叔俱見前典略。〔路粹字文蔚，與陳琳等俱爲太祖典記室。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爲丞相主簿。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爲丞相倉曹屬主簿。〕〔梗概〕按：文選東京賦注云：不纖密，則是大概之意，此處運用各別，查字典引劉楨魯都賦云：「貴交尙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怨成梗概。」是直作感慨用也。〔明帝〕見前。〔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曲。注：自隱度作新曲。〔崇文觀〕魏志：明帝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何〕晏。〔劉〕劭俱見前。〔高貴〕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海定王之子。齊王芳廢，大臣立之。爲成濟所弑。〔正始餘風〕世說：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歎曰：「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又王敦見衛玠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翫〕康。〔阮〕籍。〔應〕瑒。〔繆〕襲，俱見前。〔晉宣景文武懷愨〕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爲太尉。武帝卽位，追謚宣皇帝。懿長子師，字子元。仕魏爲大將軍，追謚景皇帝。師弟昭，字子上。仕魏封晉王追謚文皇帝。昭子炎，字安世。受魏禪謚武皇帝。懷皇帝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劉曜執歸弑之。孝愨皇帝

諱鄴，吳孝王晏之子也。初封秦王，懷帝遇害，大臣立之。在位四年，爲劉曜執歸弑之。〔綴旒〕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贅，亦作綴。〔文才實盛〕茂先太冲應璩傳：咸張載張協張亢孫綽摯虞成公綏俱見前。晉文苑傳：應貞字吉甫，璩之子也。善談論，以才學稱。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聯璧〕夏侯湛傳：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嵇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二俊〕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元皇〕晉元帝紀：元皇帝諱睿，字景文。琅琊恭王觀之子也。愍帝崩，卽皇帝位。〔劉〕劉隗傳：隗字大連，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元帝深器遇之。〔刁〕刁協傳：協字元亮，久在中朝，諳練舊事。朝廷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明帝〕晉明帝紀：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庾〕庾亮傳亮：明穆皇后之兄也。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明帝卽位，拜中書監。〔溫〕溫嶠傳：嶠字太真。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成康穆哀〕晉書：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在位十七年。康皇帝諱岳，字世同。

，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穆皇帝諱暉，字彭子。康帝子也。在位七年。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在位三年。〔簡文〕晉簡文帝紀：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麈滿席，湛如也。〔孝武安恭〕晉書：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年。安帝諱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在位二十年。恭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劉裕廢安帝立之，在位二年，禪於宋。〔袁殷孫子〕袁宏孫盛于寶俱見前。殷仲文傳：仲文少有才藻，桓元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元九錫，仲文之辭也。〔柱下〕法輪經：老子在周武王時，爲柱下史。〔漆園〕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武帝文帝孝武明帝〕宋書：武皇帝劉氏諱裕，彭城人。受晉恭帝禪。文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檀道濟廢營陽王立之。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元凶劭卽位。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初封湘東王，廢帝被弒，大臣迎立之。〔王〕宋書：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濬參軍，歷遷中書令。王徽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鐸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

不就。袁宋書：袁淑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淑諫見害。淑兄湛，湛兄子顥，顥從弟粲，並有名。龍章世說：顧彥先八音之琴瑟，王色之龍章。顏顏延之傳：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江左稱顏謝焉。謝靈運傳：靈運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史臣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鳳采水經注：廬山上有三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山川明淨，風澤清曠。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何范張沉南史何遜傳：遜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范雲傳：雲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張邵傳論：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之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徹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

文心雕龍 卷九 時序

二八

斯言其幾得矣。沈約傳：約博通羣籍，能屬文。〔皇齊〕〔南齊〕〔高帝紀〕：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仕宋封齊王。受宋禪。〔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廟號太祖。武帝蕭頤廟號世祖。文惠太子蕭長懋追尊爲文帝，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並無中宗高祖。〔貳離〕〔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乎正。象曰：明兩作離。〔環流〕〔鶻冠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文心雕龍卷九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新式標點
文心雕龍卷十

梁 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評

永康陳益標點

物色第四十六

隨物宛轉
與心徘徊
八字極盡
流連之趣
死會此方無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沉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嘒嘒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

文心雕龍 卷十 物色

此病易犯
近體尤忌
之
此刻畫之
病六朝多
有
陳子昂謂
齊梁間彩
麗競繁而
寄興都絕
正坐此也
入徵之論
化臭腐爲
神奇秘妙
盡此
此脫化之
法
天下事那
裏不從忙
裏錯過文

文心雕龍 卷十 物色

二

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孳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鑿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擬作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與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陸陸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與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亦然矣。四語尤精。凡流傳佳句，都是有意。中偶得一二，無累心。一篇之尾，力造之。此不盡諸贊之中。政爲第一目。佳耳。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注〔元駒〕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蝗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法言：吾見元駒之步。〔丹鳥〕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螢也。白鳥，謂

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古今注：螢，一名丹鳥，一名夜光。〔獻歲〕楚辭招魂

：獻歲發春兮。〔滔滔〕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天高〕宋玉九辯：泱泱兮天高而氣清

。〔霰雪〕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葉〕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灼灼〕

詩周召：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依依〕詩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杲杲〕詩衛風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濛濛〕詩小雅：雨雪濛濛，見睇曰消。〔啾啾〕詩周南：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啾啾。〔嗶嗶〕詩召南：嗶嗶草蟲。〔皎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

如皎日。〔嘒星〕詩周南：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參差〕詩周南：參差荇菜。〔沃若〕詩

衛風：其葉沃若。〔魚貫〕易剝卦：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麗則麗淫〕見詮賦

篇。〔棠華〕詩小雅：棠華者華，或黃或白。〔秋蘭〕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

莖。

才略第四十七

時序篇總論其勢才略篇各論其人上下百家體大而思精真文圍之巨觀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琨耀似縟錦之肆，遠敖（元作敖，曹改。）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元作襄，曹改。）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鄗，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辭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

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脚，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疑誤。）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綺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壁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傳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充，王改。）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腫，垂翼不飛。馬融馮翊，思洽識（一作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瓊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聘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

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備，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盜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鄆，亦合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鶴鷄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疑作旨）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青蓮改。）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汪作純。）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

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摅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寶，（元作子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驪，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疑作秋。）與，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儔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註〔六德〕書臯陶謨：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八音〕書舜典：帝曰：鑒命汝典樂教育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仲虺〕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伊訓〕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吉甫〕詩大雅：嵩高蒸民，皆尹吉甫作也。〔薦敖〕左傳：隨武子曰：「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薦敖，卽薦艾獵孫叔敖也。〔隨會〕左傳：晉士會平王室，王享之。穀蒸，武子私問其故。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趙衰〕左傳：秦穆公享公子重耳。子犯曰：「偃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國僑〕左傳：子產之爲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樂毅〕樂毅傳：毅爲燕昭王破齊，獨宮卽墨未服。昭王死，惠王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兩城不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荀況〕史記

索隱：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有雲蠶箴等賦，見荀子。〔飛兔〕呂氏春秋：飛兔駸駸，古之駿馬也。〔猗頓〕水經注：孔鮒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論衡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宋宏稱薦〕宋宏傳：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能及揚雄劉向父子。〔集靈〕藝文類聚：有桓譚集靈宮賦。〔顯志〕馮衍傳：衍與新陽侯交結得罪，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蚌病〕淮南子：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二班〕彪，固。〔兩劉〕向，歆。〔王命〕見論說篇。〔新序〕劉向傳：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崔駰〕後漢書：崔駰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子瑗，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瑗子實〕少沈靜，好典籍。傳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李尤〕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言有著述。晉中興書：李充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逵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拜蘭臺令史。有函谷諸賦，并車諸銘。而賈逵仕明帝時，馬融仕

順桓時，以序觀之，乃李尤無疑。〔沈髓〕左傳：成公六年，獻子曰：「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垂翼〕易明夷卦：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枚乘遺術〕謂逸與延壽，猶乘之於臯，而延壽殆欲突過前人也。〔趙壹〕後漢文苑傳：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友人救得免，乃爲窮鳥賦以謝恩，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七子〕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聘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丁儀邯鄲〕魏志：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劉劭〕注見事類篇。〔休璉〕應璩傳：璩字休璉。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子真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楚國先賢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恠愕，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上有百行，終始如一，故曰百一。〔何晏〕晏字平叔，有景福殿賦。文選注：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於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旣成，命賦之，平叔

遂有此作。〔嵇康〕嵇康傳：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阮籍〕阮籍傳：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顏延年曰：「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韓非〕非著說難儲說，注見知音篇。〔左思〕左思有詠史詩。〔潘岳〕潘岳傳：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窺深〕世說：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浮，陸文深而蕪。〔世執〕咸元子也。〔剛中〕易蒙卦：彖以剛中也。師卦象：剛中而應。〔具體〕按：湛作周詩昆弟誥，正如謝公評揚都賦所云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者也。〔盧謐〕盧謐傳：劉琨敗喪，謐抗表理琨，文旨甚切。謐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淪陷非所。〔南郊〕郭璞傳：璞博學有高才，辭賦爲中興冠。嘗作南郊賦，帝昂而嘉之。〔西京〕光武都洛陽，長安在西，故曰西京。而文人遂以前漢爲西京，後漢爲東都也。〔鄭都〕文選：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建安〕見明詩篇。

知音第四十八

難字一篇
之骨

確有此三
種

此似是而
非之見雖
相賞識亦
非知音
又進一層
千古撥結
數言洞見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詔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諒，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墜石，宋客以燕磯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鑿，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

扼要之論
探出知音
之本

此一段說
到音本易
知乃彌覺
之音不逢
之可傷

，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賦澹，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與，必歎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蕪澤（王作憚。）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註〔日進遙聞〕鬼谷子內捷篇：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儲說〕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迺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子虛〕見麗辭篇上林注。〔嗤毅〕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論才〕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掩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虞字敬禮，季緒，劉表子也。〔相輕〕魏文帝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樓護〕漢游俠傳：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爲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吏數年，甚得名

譽·〔醬頤〕揚雄傳：著太元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頤也！」〔麟麇〕見史傳簞泣麟注。〔雉鳳〕尹文子：楚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買而獻之楚王。〔惟石〕尹文子：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惟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帷而棄之於野。〔燕礫〕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東向〕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琴表其情〕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正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異采〕屈平九章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春臺〕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樂餌〕老子：樂與餌，過客止。

〔國香〕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嬉，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之字衍。）類不謹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學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慝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恠恠以驕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餽毀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愷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嘗臺，孫楚狼（汪作很。）復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況馬杜之馨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沖不塵乎竹林者，名

此亦有激
之談不爲
典要

此種亦純
是客氣
此一發憤
和亦書者
而著時序
○觀此蓋
篇於齊末
成於梁末
乃和入梁
鬱乃爾鬱
此篇於耶
外補修文
立功制行
之體乃更
完密

崇而譏滅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動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元作悉，龔仲和改）以彪外，梗柝其實，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實，龔改）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註〔梓材〕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牘。〔章誕〕文章敘錄：章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魚豢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誕對
曰：「仲宣傷於肥臞，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粗疎，文蔚性頗忿鷙
。〔竊妻受金〕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
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其後有人言相如使
蜀時，受金失官。〔嗜酒〕揚雄傳：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敬通〕馮衍傳：衍字敬通，顯宗即位，人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于家。衍與婦弟書數
婦之惡。有云以室家之故，捐棄衣冠，心專耕耘，以求衣食。〔杜篤〕後漢文苑傳：杜
篤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班固〕班固傳：
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
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馬融〕馬融傳：融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
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論曰：馬融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文學〕孔融傳：融字文舉，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後爲曹操所殺。〔

正平〕後漢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後爲黃祖所殺。〔愷惘〕廣韻：愷惘，不得志也。〔詭譎〕晉愍帝太子傳：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飲醉之。使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少婢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依而寫之。后以呈帝，廢太子。〔傾仄〕陸機傳：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賈郭〕郭彰傳：彰，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賈后專朝，彰與參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嘗臺〕傅元傳：元轉司隸校尉，謁者以宏訓宮爲殿內制。元位在卿下，元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尙書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尙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訟府〕孫楚傳：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管仲盜竊〕說苑：鄒子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吳起〕吳起傳：起聞魏文帝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稷直不能過也。」〔讒陳平〕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臣聞平家居事，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注絳灌，周勃灌嬰也。〔孔光〕漢佞幸傳：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王戎〕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那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南郡太守劉肇路戎箇中細布五千端，爲司隸所糾。帝雖不問，然爲清慎者所鄙。〔鄒枚〕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黃香〕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徐幹〕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

此全書之總序古人之後史記漢書法言潛夫論之類古本尚斑讀歐陽子送徐無黨

傳於後。敬姜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馭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敬姜歎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敦書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孫武孫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弼中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注弼，滿也。彪，文也。梗杪陸賈新語：梗杪豫章天下之名木，立則為大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一本上有夫字，）用之焉。（元脫，按廣文選補。）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

序文爽然
自失矣

全書對針
此數語立
言

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宵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讀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作外）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鑿斲，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一作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作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

功字是

平允之見
如此乃可
以著書亦
如此其書
乃傳

結處自負
不淺
洗字是

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敝筆，則固（汪作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精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搆神性，圖風勢，苞（一作包）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悵（元作怡暢，王性凝改）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一作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一作許）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研管，何能矩矱，（元脫）許補（）茫茫往代，既沉（一作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嚙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

寄。

註〔涓子〕文選注。涓子齊人，好餌朮，隱於宕山，著琴心三篇。〔王孫〕漢藝文志。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雕龍〕見諸子篇騷子注。〔騰聲〕封禪文。蜚英聲，騰茂實。〔飾羽〕見徵聖篇。〔魏文〕魏文帝集。有典論論文論方術。〔陳思〕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應瑒〕應瑒集有文質論。〔文賦〕陸機集有文賦。〔流別〕見頌讚篇。〔翰林〕隋經籍志。翰林論三卷，晉著作郎李充撰。晉書。李充，字宏度。江夏人。曆官大著作郎。注尚書及周易旨六論。釋莊論二篇，詩賦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傳中不言有翰林論，而玉海引翰林論亦云宏範。〔毛目〕子華子。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餅管〕左傳。挈餅之智。注。喻小智也。〔莊子秋水篇〕是直用管闕天。

文心雕龍卷十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跋

右文心雕龍十卷，黃崑圃侍郎本，紀文達公所評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末刻於常熟，凡六本，此爲黃侍郎手校，而門下客補注。時侍郎官山東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尋自悔也。今按文達舉正凡二十餘事，其稱引參錯者不與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道光癸巳冬，官保盧涿州夫子，命余校刻史通，削繁旣訖，復刊此本。（史通通釋舉例云：『書皆舉名，篇皆舉目。如左傳則稱某公某年，漢書則稱某紀某傳之類，例至善也。而注或云漢書本傳而不稱名，或云漢某人傳而不稱書，或云漢書而不舉某紀某傳，未免矛盾。』余改歸畫一，其文下釋語，按語皆入股家數，概從斐汰。惟注下按語有攷證者存之。文心雕龍注，其參錯處，與史通注同。

然已經文達駁正，當悉用原文矣。昔黃魯直謂論文則文心雕龍。論史則史通，學者不可不讀。余謂文達之論二書，尤不可不讀。或曰：『文達辨體例甚嚴，刪改故籍，批點文字，皆明人之陋習，文達固常訶之，是書得無自戾與？』余曰：『此正文達之所以辨體例也。學者苟得其意，則是書之自戾可無議也。雖然，必有文達之識而後可以無議也夫。』嘉應吳蘭修跋。

于光華先生編輯
何義門先生評本

初學得此

有無師
樂自通之

◎明詳◎釋註◎點圈◎註音◎

◀第一大字善本的▶

評 昭 文
註 明 選

孫月峯先生評林
方伯誨先生評論

教師得此

免東之翻
西閱之

所集諸評二百名之人

緣起

臨本一選集李唐以前文善軒等之
二氏刊水也註本並行則美善文川
浩博生熟每款年是書書門孫據月波
先平心訂復評以義書之峰古要病生
諸家善本以得成亦何一義門孫據月
評論十種繁十間亦即宋易說成書則
除舊更法以繁落不其聲者韻則成書
挖分節法以繁落不其聲者韻則成書
支無矣節法以繁落不其聲者韻則成書
非為矣節法以繁落不其聲者韻則成書
津梁矣節法以繁落不其聲者韻則成書
學欲選世知於人作居宜乎胡二甫
民計竊以治羽人作居宜乎胡二甫
國習者世知於人作居宜乎胡二甫
是書為文選第一善本三版早經售罄因本號有
評尤不選八家文之輯竊五版之際仍發售預券以
源閱者不可不備四大特色及五臣法為主兼參諸家善
註解其明茲將以李善注及五臣法為主兼參諸家善
評本交其繁所期簡注及五臣法為主兼參諸家善
批家之說亦復何難門孫月峯氏緒論為多各
音深之評當亦復何難門孫月峯氏緒論為多各
及古確可以一覽了然每遇難識之字即注其下兼

中紙三元二角
洋紙二元四角

廉從價定

精裝六十冊
上等竹布錦套二函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ECRETARY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發行



標點者 永康陳益

出版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掃葉山房

發行者 掃葉山房

代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新式
標點
文心雕龍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